汪子二録　汪子三録

汪子遺書敘

始余年二十餘居里中爲文辭里中人共
初傾心相引重晦明風雨往來相樂也因是允初所前契若
故汪大紳汪明之輩皆從往復而大紳尤喜余文旣余北遊
十餘年允初歲歲通書爲言大紳每得余塞上諸詩輒擊案
叫絕頃之來告大紳之喪謂大紳所著書百五十年文人所
未有不可無傳將一一衷爲次第刊行之先以所爲序跋寄
余審定及余還自京師允初亦歿獨明之猶在相與慨念往
事求問大紳遺書莫得也諸君爲學出入于儒佛大指欲撤
兩家之籓而通其閡其所講于文者各不同莫不根極理要
有會于古大紳最長于議論亦最年先于朋遊中最爲老師

江西曾絜非山東韓公復主宋儒之學往往心不然其說相持辨難嘉定王光祿青浦王侍郎學不專主宋儒或言佛或不言佛要不盡與大紳合而皆折服大紳爲文無閒言允初所裒寫大紳遺書曰汪子二錄曰三錄曰詩錄曰文錄皆許爲之登版僅終三錄而允初化去故三錄孤行于世餘藁散佚後四五年濟南方坳堂得其詩錄于潘榕皐農部續行之惟二錄文錄罔知所在及是去大紳卒十餘年去明之歿亦且六七年余始得大紳二錄藁本于允初之門人江君沅江君言大紳文錄散殘未理惟二錄爲其論學本旨二錄不傳即三錄之言亦爲無據且清本易刊也余乃擕之揚州刻行之而歸其版江君諸君之學孤絕于世世不能無河漢其言

雖余猶及上下其議論顧當時亦徒用文辭相取質非能究竟其義追極于二君所謂天人之際者今第刻傳其書以慰作者平生之願完余後死之責若其論學是非後自有從而考定之者非余所敢阿私余又以悔明之之殁蹉跎未遽往收其藁而允初諸書至今猶未盡出於世爲可悲也嘉慶十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朔後五日長洲王芑孫書於揚州樗園

二錄自敘

紹爲學知尊孔子而遊乎二氏者也學于孔子之徒知尊朱子而出入于河汾金谿餘姚諸儒者也觀于二氏益知道之大孔子道之尊觀于諸儒益知孔子道之大朱子道之尊然二氏外也不可引而納之于內內之懼其亂孔子之學諸儒內也不可拒而絕之于外外之懼其孤孔子之傳我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也者天地之中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各以成能者三才之職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兼而體之止于至善者聖人之學也孔子其盡之矣語其學之要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末一貫也語其道之極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人無閒也記曰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孔子其盡之矣此其爲天地之道可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與彼二氏則已外之矣其可引而內之乎內之懼其亂孔子之學者此也我孔子道統之傳實在顏曾思孟周程張諸君子諸君子皆能契聖眞發道與朱子繼之知之眞乾以易知也履之篤坤以簡能也敬以管之乾坤合德也知先行後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窮盡天地萬物之理至賾不可惡至動不可亂也其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庶幾備焉故能盡發孔子之道及顏曾思孟周程張之蘊定道統之傳其爲學勤矣至矣其爲功于孔子也大矣河汾之學知變化不離乎中知人事修天地與盡天地之性河汾其知之矣金谿先立乎

其大者敦化之功也餘姚致良知上達之要也蓋已能契易簡之旨自周程朱興朱子以降求其契聖眞發道奧未有先於三君子者也其可拒而外之乎外之懼其孤孔子之傳者此也緇遊乎二氏知尊孔子出入于河汾金谿餘姚知尊朱子非緇之能也實以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二氏所不能澌泯者也朱子之學實能發孔子之道顏曾以下之蘊定道統之傳河汾所不能與金谿餘姚所不能奪者也緇以二氏爲外河汾金谿餘姚爲內非緇之私也觀于天地之道乾坤之蘊昭昭然矣烏呼此于二錄之所爲作也二錄明河汾金谿餘姚爲孔子徒然有不合于朱子者亦謹爲別白焉其要歸則以尊朱子爲宗金谿餘姚世儒以近于禪近于二氏斥之

縉知其非禪非二氏最篤于以發其覆焉然其要則以尊孔子爲極二錄之作要歸在是永康陳氏慕河汾之學而興焉者又嘗與朱子爭王霸之學以書往復因附于河汾而爲之說篇第先王陳而後陸王者蓋以世次云汪縉敘

汪子遺書

二錄目次

汪子遺書

吳縣汪縉大紳著

上錄

內王

六經同體而異用文中子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其述易也于進行之智有以知其時其述書也于變化之制有以識其中其述詩也于興衰之由有以得其要其述禮也于三千之接有以達其奧其述樂也于九變之洽有以觀其成其述春秋也于王道之輕重曲直有以取其衷其續經也傷遷固而下述作紛紛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不得已因貳以

濟非敢以仲尼自居也稽仲尼之心而已矣其以蒼生為心也其以中國為訓也其蘊諸天命者也其以之建皇極敘彝倫也凡以稽仲尼之心而已矣文中子之讚易也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人事修而天地之理得矣其續春秋也陳亾而具書五國其于易春秋也深乎此文中子之大用也欲知文中子之學者必先究諸此究諸此者無他天地一中而已仲尼一中而已矣仲尼讚易修春秋一中而已是中也亘古今橫四海而無不在焉者也順之則吉悖之則凶者也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偁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下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其知命者乎曰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其知性者乎曰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其知心者乎

費周孔曰神之所爲乎曰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者也其知聖者乎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其知一者乎又曰二未始離于一其知一者也又曰聖人之道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其知化者乎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其知王道者乎命也性也心也聖也一也化也王道也一中而已矣中也者天之命人之性聖之心一之精化之本王道之體六經之歸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也故曰六經同體而異用王氏因其用而識其體識其體而達諸用

附陳

陳氏修皇帝王霸之學見聖賢之精微流行于事物而不息

于是力持三代以下為經世非為漢唐也然非力持漢唐則不足以發其經世之指是何也民者天之心也君者民之心也無民天地不能獨立無君民不能獨存是故君者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也謂漢唐不若唐虞三代之懿是誠然哉謂非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則不可唐虞三代之懿弗能及矣卒為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者何哉孟子論定天下必曰定于一其論定于一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故于齊宣王不忍殺一牛之心即言可王是心何心堯舜之心也未有無是心而能主張天地者純其心者堯舜也反之而純者湯武也有而不能純者漢祖唐宗也此陳氏所謂直上直下者與嗚呼戰國之爭糜爛其生民也極矣至秦一之而其

酷更甚于戰國南北之爭靡爛其生民也又極矣至隋一之而其虐更甚于南北不有漢唐生民盡矣秦隋之不能一天下者無他嗜殺而已漢唐之能一天下者無他不嗜殺而已此其卒為天心之所眷民命之所繫也與陳氏于是持之甚力大其功也予其心也烏呼天下之生久矣未有無救天下之心而能有定天下之功者也

內王附陳

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者中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此文中子指要也龍川有見于此發之曰直上直下只是一箇見則卓矣雖然龍川知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不知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必以堯舜為至知天理之在人心

萬古不息者流行于事物不知天理之在人心流行于事物者皆備于我龍川之學蓋得文中子之麤者而巳文中之學至精中也者亘古今橫四海而無弗在焉以故有取于兩漢然無欣羨兩漢之心也以故經綸乎事物然未嘗滯心于事物也龍川則巳有欣羨漢唐之心矣則巳滯心于事物矣故曰得其麤然以見之卓論之巳爲漢唐諸儒所不到何也天理之在人心者萬古不息此卽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也龍川失在欣羨漢唐之心未去耳去其欣羨漢唐之心堯舜之至者卽天理之在人心者而巳天理之在人心萬古不息者流行于事物此卽其備于我者也龍川失在滯心于事物耳去其滯心于事物皆備于我者卽其流行于事物者也龍川其

卑矣乎其卑矣乎其可以一蹴而為聖賢之學者乎吾故附于河汾而內之

尊朱

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此儒者規矩準繩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引孔子之言明之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言出乎堯舜即入于幽厲故以幽厲之說終焉由此觀之堯非有加于君道舜非有加于臣道也亦仁而已矣事君不以舜治民不以堯亦不仁而已矣此孔孟之家法也其出處之道即準諸此孔子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者行此也藏者藏此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者殉此也是則孔子之家法孟子守之當時諸侯如齊宣王中主也滕文公小國也孟子不以中主小國而爲卑近易行之說其所陳者必皆堯舜之道不如是不足爲孔子徒也孔孟之家法朱子守之朱子生于南宋南渡之後南渡之後其勢浸弱朱子不以弱勢而爲權宜之論其所述者必堯舜之道不如是不足爲孔孟徒也其出也其處也其正君澤民也其守先待後也必曰堯舜必曰孔孟者何也君心爲萬事之根柢君心一正而天下無不正矣道必本諸堯舜孔孟者君子格君心之學也有不本諸堯舜孔孟非儒者規矩準繩也矣朱子以是不予龍

川于河汾亦有予奪焉者何也不以道統予河汾也

明尊朱之指

河汾之學經世之學也河汾知尊周孔矣其論治也知推本于唐虞三代矣復于西方之學兩漢之治有取焉者其以西方度世之心兩漢救世之功不可誣乎河汾之學經世之學也龍川力持漢唐以下亦猶文中之志而已矣朱子于儒佛王霸之界持之甚嚴何邪曰學有統治有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學之統治之本也西方之學入焉則亂其統漢唐之治雜焉則失其本學之無統治之無本朱子之所甚懼也以是持之甚嚴也學也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也者學必由其統治必達其本而後聖可幾也董子曰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絕其道使勿並進大哉言乎其知尊孔矣乎自漢唐以來諸儒亦嘗有志于斯矣然學未得其統本也知尊孔而不得其所以尊宋周程輩出知尊孔而得其所以尊矣道未光顯于世也朱子繼興蕊發孔子以下至周程諸君子之奥抑百家而定一尊蕓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絕其道而勿並進者至朱子而乃克有成焉厥功茂哉吾之所以尊朱也于王陳之說亦不廢焉者西方度世之心漢唐救世之功雖聖人復起亦必有取焉觀孔子之稱老聃管仲可見矣王陳之說其可廢邪

汪子遺書

下録

吳縣汪縉大紳著

內陸

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學者學爲人也學爲人者自立也陸子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得又曰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此陸子之學也心學也曰辨志志乎義之涂則天理日明明乎理人之門也志乎利之涂則人欲日昏昏于欲禽之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其存之去之之實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

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此爲舜與蹠之實故學者必先辨諸此曰自立者此天之所以予我者也立者立此而已立此者四端由是而充仁義禮智根于心也萬善由是而出萬物皆備于我也雖然不可不養也養者養此而已此陸子之學也心學也

內王

陽明子指爲學之要曰致良知知是知非良知也爲善去惡致良知也良知聖愚之所同具也是者知其爲是聖人知其是愚夫愚婦亦知其是也非者知其爲非聖人知其非愚夫愚婦亦知其非也聖愚之所同也聖之所以爲聖者無他能致此良知而已愚之所以爲愚者無他不能致此良知而已

矣是故學聖之要在致良知致良知之指在爲善去惡是者知其是而致之致之必至于萬善皆備非者知其非而致之致之必至于纖惡必除萬善備纖惡除吾心之良知無虧無蔽學其庶矣乎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陽明子發其指曰獨知處誠之萌芽又曰誠意祗此好善惡惡好善惡惡祗此是是非非是非已盡天下于萬變好惡已盡是非于萬變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知愛知敬良知也親親敬長致良知也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

此而已矣所不為所不欲良知也無之者致良知也曰無他曰如此此言外此更無他道也陽明子發其指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祇有此學者當存此其會孟傳心之要典與知是知非良知也所謂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者如此而已為善去惡致良知也所謂功夫簡易眞切者如此而已致良知之功無盡窮者也孔子聖人也曰可以無大過顏子大賢也曰不遠復所謂堯舜以上善無盡者于此可悟焉致良知之學聖學也世儒識之為與學者其不仁也甚矣知是知非為善去惡致良知之指也其徒視之為膚末者其不智也甚矣

內陸王

佛氏言心金谿亦言心佛氏言知餘姚亦言知奚其內陸王外佛氏也曰金谿先立乎其大者天之予我者也立者立此而已餘姚致良知天聰明也致者致此而已以是經綸天地主宰萬物故曰內佛氏以心爲幻以寂滅爲眞以卽物之知爲妄覺以離物之知爲本覺以是證無生出三界故曰外陽明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禪也奚其儒曰心本至虛陽明之指指其至虛者而已奚其禪陽明子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老也奚其儒曰是言也爲陸原靜而發也原靜將從事于養生故以此告之使知不外良知反而求之聖賢之學耳金谿

之不爲禪餘姚之不爲二氏灼然無疑者吾以是內陸王也雖然陽明無善無惡之指儒也非禪也固也陽明旣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矣又曰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何也曰此惟心齋王氏得其宗心齋謂門人曰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充之惡念動則去之心齋曰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何如不能對心齋曰此是中是性戒愼恐懼此而已矣是謂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常是此中則善念動自知惡念動自知善念自充惡念自去如此愼獨便可知立大本可謂善發陽明之蘊矣

聖誠而已矣作聖之功閑邪存其誠而已矣存之之要敬而已矣修已以敬而已矣誠者天之道聖人之本敬者聖人心法之妙是爲道之統聖之宗朱子定其宗曰理而已矣天之所以爲天一實理之無妄聖人之所以爲聖一實理之具于心者無妄而已矣定其統曰得孔孟之傳者周子而已矣二程子而已矣著其心法之妙曰敬而已矣學者由此而求之誠之之功也階梯先儒由窮理而入者擇善也一心妙乎動靜敬以管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眞知實踐自然上達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詩所謂聖敬日躋造乎渾化之域也誠也此朱子爲學之指要陸王于此同歸而殊涂者何也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誠也誠也者太極也心爲太極理爲太

極是爲道之統聖之宗程朱見之甚明一言以蔽之曰性即理也理也者形而上者也物也者形而下者也有物必有則道器一貫也即物窮理程朱入道之門也陸王見之甚明一言以蔽之曰心即理也志也者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形而下者也志壹動氣氣壹動志道器一貫也即視聽言動之靈得其本心陸王入道之要也是爲同歸而殊途其學皆出于孟子孟子曰性善指其天命之本然者也至善也程朱發之曰性即理也性善之旨洞然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指其赤子之本然者也至良也陸王發之曰心即理也仁人心之旨洞然矣其殊途也其同歸也誠也我固有之也敬者敬此也立者立此也致者致此也不知此者不足以尊朱

明尊朱之指

朱子之學誠而已矣心法之妙敬而已矣誠無爲也無思也無事也一理之命于天者也敬無爲也無思也無事也一理之具于吾心者也是爲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爲天理是爲性卽理主此者是爲主靜是爲無欲窮此者是爲窮理存此者是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達此者是爲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此孔氏傳心之要與周程之微言朱子契之至盡致知力行存養省察循序漸進自然上達爲百世儒宗者也陸王之學其能外是與自立者立此致良知者致此立之極致之極吾心渾然一太極焉是爲心學心學之與理學奚其辨曰亦微有辨心一而已循乎理則爲道心動乎氣則爲人

心理也者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形而下者也書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理形而上故微也氣形而下故危也曰惟精惟一者精察乎此一乎理而氣從令焉此聖人性之之功也如是則千變萬化一中而已矣是爲允執厥中理也者形而上者也心也者主乎理而妙乎氣者也循乎理則形而上動乎氣則形而下心學之與理學微有辨者此也學者知此則知所以尊朱矣知所以尊朱則知陸王之歸有不能外是矣其徒之認氣爲理認氣之精者爲理皆滯于形而下者失陸王之指則既遠矣安知尊朱又安知所以尊朱哉

錄後敘

爲學之要孔子一言以蔽之曰下學而上達學者之患莫大乎不由下學而妄希上達又莫甚于下學而不得其方以故朱子之教詳于下學朱子補大學致知在格物傳曰即物窮理此其下學之方也大學一書誠意爲之樞要致知在格物爲誠意之入門也致知格物之訓自漢迄宋諸儒歧出朱子獨有取于程子傳其說而定其宗以緇鑽仰之久嘗爲作格物說三篇一錄成因著于後爲入門者明下學之要焉又嘗作規矩說以明朱子之學萬世不易俾學者由是而入毋惑于岐趨焉汪緇敘

吳縣汪縉大紳著

錄後

格物說上

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物必有則天則也理之具于吾心者也理之具于吾心者不以聖人加益不以凡民加損凡民之不能爲聖人非不能也蓋氣禀物欲有以拘之蔽之矣朱子明明德傳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禀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以此觀之聖人能不昧之而已矣凡民以氣禀之拘物欲之蔽昧焉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凡民之所以爲凡者此也今以

凡民而欲入聖必去其拘蔽而後可欲去其拘蔽其要在窮理在卽物窮理窮者明之盡也理未窮者理未明也理未明則有以氣稟爲天性者矣有以物欲爲天理者矣何自而知其拘且蔽乎凡民而已矣窮理者非卽物以窮之則明終不盡明不盡故不誠有知其爲氣稟而姑任之者矣有知其爲物欲而姑聽之者矣其拘者終拘而蔽者終蔽猶是凡民而已矣必也窮理乎必也卽物窮理乎理窮則明明則誠氣稟之拘化物欲之蔽徹化之盡徹之盡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可得而復矣其于聖人奚間焉是故朱子格物之學入聖學之要也徹上徹下者也

格物說中

性者理而已矣萬物一原也至善也然而乘乎氣則有善有不善情者性之發至順也然而動于欲則有順有弗順心者性情之統至良也然而交于物則有良有弗良惟聖人能盡其性至善也情順萬事而無情至順也心普萬物而無心至良也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若無事于學矣然而聖人之于學猶敏以求之也若無事于即物窮理矣然而聖人之爲學亦不能外夫即物窮理也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于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三聖之學于斯可見矣夫卽物窮理之功聖人之所不能外者也況下此者乎下此者秉乎氣而爲氣稟所拘動于欲交于物而爲物欲所蔽拘于氣稟遂有所弗善蔽于物欲遂有所弗順弗良善者弗善矣順者弗順良者弗良矣不加以卽物窮理之功去其拘蔽徒曰吾性本善也吾情本順也吾心本

良也可乎安知其所謂善也順也良也非即氣稟之拘物欲之蔽乎吾見弗弗善者曰弗善也弗順弗良者曰弗順弗良也亦終于困而不學已矣烏呼聖人之所以益聖凡民之所以益凡者由此而已矣大學補傳之作其能已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管之者吾心之靈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此固盡人所同具也然而反身而誠者獨有聖人而已矣此何故邪蓋以萬物之理散殊于天地者無窮吾心之所知者未盡故也天道流行于萬物實理充塞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周子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明天道也天則妙乎氣而無氣稟之拘宰乎物而無物欲之蔽故能混闢無窮

實理充塞也。吾心之靈。乘乎氣卽爲氣稟所拘。交于物卽爲物欲所蔽。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知道者鮮也。知者仁者所見偏于一。卽其所拘者偏于一也。百姓則氣稟物欲互爲拘蔽。其于天道之流行于萬物者。瑩而不貫。塞而不通。又何自明夫萬物之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也哉。朱子補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此言致知在格物之要也。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致知之所以必在格物也。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言致知在格物之功也。曰至

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言物格知至也至是則明乎萬物之皆備于我矣明乎善矣故于大學終篇發之曰明善之要也蓋致知在格物明善也物格知至明乎善也明乎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矣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者在中庸則爲誠身在大學則爲誠意誠身必由明善而入誠意必由格物而入朱子所謂夢覺關也覺則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氣稟物欲互爲拘蔽其能反身而誠優入聖域哉然則朱子卽物窮理之學入聖學之要也夫卽學至于聖人有不能外焉者蓋自灑埽應對以至仰觀俯察一焉而已矣此下學上達之要也

格物說下

朱子曰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來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來是惡烏呼盡之矣今夫覺者人之本心也奚爲而夢善者人之命于天者也奚爲而惡覺也善也朱子所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夢也惡也朱子所謂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者也欲去其拘蔽其要在格物故曰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來是夢也覺則知至矣知至者虛靈不昧善者知其爲善惡者知其爲惡爲善必盡去惡必盡爲之盡去之盡于是吾心所具之衆理無一理之不實吾心所應之萬事無一事之不實始有以全其所得乎天者

也。故曰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來是惡也。嗚呼盡之矣。朱子明明德傳曰。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致知在格物傳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朱子教人入德之門。莫切于是。學者由是入焉。學之要在是矣。

規矩說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此學者之規矩也。朱子教人必自大學始。其生平用力之地尤在此書。學者失其要偭而改錯者多矣。大學之要。孟子言之備矣。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

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朱子釋之曰
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
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于上有
道不信于友弗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于友
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朱子釋之曰此章述中
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
子思所聞于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
學者宜潛心焉于此觀之孔曾思孟所授受者可知朱子用
力之要亦可識也朱子于大學之卒章發之曰明善之要誠

身之本蓋謂此也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學者欲以規矩成方員其必由是而入焉乎

二錄後敘

縉家先世居徽州休寧縣，爲徽州人，自先大父以賈遊于四方，起家蘇州，遂爲蘇州人。先大父有丈夫子十六人，先君子弟九子也。先君有丈夫子三人，縉其長子也。昊天不弔，先君子早世，先妣程太孺人撫有三子，育之教之。縉奉母命讀書，少嗜二王先生及陸陳之學，長聞朱子微言，以所聞者尊聖賢之學，著爲二錄一書，以縉之愚，得若是有聞焉，心之所大樂也。然貧有大痛于中者，先大父既以賈起家，著富名，然僅過中家之產而已。先大父既歿，以富過中家之產析爲十六，太孺人挈其一，經理之食其子，飽于是，煖于是，延師于是，買書籍于是，婚嫁于是，疾病醫藥死喪營葬于是，太孺人心力

憊矣願樂之不厭者徒以嗜學望其子也縉以是得一意于學學有成太孺人必有以樂乎此也烏呼孰意縉爲學始有端緒我太孺人早已棄世邪此縉之所大痛也先大父以賈起家蓋其勤也縉則把卷外畧無一事經心坐是家日落縉所居之屋先大父老屋也客有過予者仰屋而吟曰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蕭蕭蓋笑予之空匱也客俯而翻書觸手皆龍川陽明集笑曰何龍川陽明之多乎蓋譏予之不知量也縉不能以身發明先儒之學徒隳先人之業又縉之所大痛也以縉之愚于聖賢之學有所聞輒欲與儕輩商之儕輩乃不勝其異意焉其能究心于是學相與講明之以守先待後爲己任者蓋亦少矣縉居恒浩歎曰先儒之學自在

天地間有志者自求之可耳亦何與吾事邪縉爲此欺非要心也實有所痛于中也實有所大痛于中也二錄成敘于後以志予學成之難學既成而日孤也汪縉敘

書汪子二錄後

莊生有言逃空虛者聞足音跫然而喜矣豈不然哉往予求友於天下最初得汪子大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迄於今蓋三十年矣汪子善著書其書出入於儒佛及周秦諸子而二錄之作則一以儒爲宗自隋迄明諸老先生異同之指往往能啟其關鑰而通其隔閡儻所謂已見大意者與烏虖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如汪子者又曷可少哉後之覽者亦有繹其言通其意而以身究竟之者乎此汪子之心也書其尾以告之同里彭紹升書

又書格物說後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是格物弟一義家國天

下以身爲本身以心爲本指其動於彼者言之曰意指其覺於此者言之曰知其實一心而已矣心無方而寓於物形而爲百體分而爲五倫皆物也有物必有則明乎不二本也格者量度之也（本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篇）卽物以達其本所謂致知也知本則知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汪子之言格物也吾惑焉其引易繫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是爲格物之證不知此乃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用而非下學所有事也下學之事在反身而已矣萬物皆備於我明萬之不離乎一也反身而誠樂天下之物莫逃乎我矣今曰萬物之理散殊於天地者無窮吾心所知者未盡必窮盡萬物之理而後可以反身

而誠夫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果何謂邪吾道一以貫之在反本而已矣吾見今之爲格物者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三代典章律算讖緯之術無一不精研而力究之彼固以此爲散殊之理也及究其所謂一以貫之者輒茫然自失是果大學之教邪汪子平生論著其於本末之敍亦既瞭然矣獨是說狃於補傳不免彼此牴牾故不可以不辨朱子語錄云窮理且令有切已工夫若只汎窮天下之理不務切已卽程子所謂游騎無歸也又云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者箇道理方是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它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按此二則較補傳更切古本以知本爲知至正是此意

跋

沅年逾冠從學於彭二林先師因得見先師執友汪先生汪先生謂言若年少即知向道可嘉第貧士須先得館穀安其心乃能以餘力從事於此繼見所著三錄二錄始悟向者之言殆即邵子所謂康濟自家身者已而汪先生歿先師往收其文藁數種又自裒其集將次第刻之三錄始告成而先師繼逝方先師之未逝也以為汪先生既歿朋儔間無有與於斯道者其于道德性命之歸興衰治亂之故擇精語詳又旁逮西來大意下逮經義詩歌都有度外之識無師之智而尤推其三錄二錄以為灼見古人經世治心之學因手為刊定并其餘集付沅俾任校讎及疾亟復自審定全集亦使校刻

之歲月侵尋于茲十餘年先師遺著所得行世者僅二林居集一種而汪先生亦惟詩錄得其故友方君刻之餘皆蔑置以兩先生入道之苦心與人之宏願其式憑於著述間者沉固未敢一日而去諸懷也日者王丈惕甫語及先師詩集沉因併出汪先生二錄且述先師鄭重付畀之意于是王丈喟然述疇昔相與上下往復之迹且謂其願力之深寄于孤往之邈三錄雖成書罕有過而問者深恐未刻之迹久而就湮因錄付刻工以版見屬且令並收前二刻合行之蓋不忘汪先生平生之舊而沉所欲勉繼先師未竟之業亦藉手于王丈以卒成之爲幸多矣其汪先生餘文并先師未刻之集沉夙夜負疚于心思得畢刊行世未知亦有嗣王丈而爲之者

右耳嘉慶十年夏四月邑後學江沅跋

三鍅敘

有天下者將以正人心扶道術濟民生必衷諸至聖至聖之道一天道也吾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揭允執厥中之傳立萬世治天下之大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授受至孔子集其大成繼往聖開來學其道遂以昭明于萬世孔子歿曾思繼之作大學中庸定其宗傳之孟子孟子既得其傳知孔子之道一天道也道必衷諸孔子孟子下智足以知尊孔子者荀子而已于是二子思以易天下遊于世皆無所遇當是時諸子各以其說馳騁兵刑家差適于用其術則出于陰符家誣天非聖扼天下而用之遂以其說雄于諸子時君靡然從焉烏呼六國亂亾相繼秦亦二世而絕豈其不幸哉其循違

者非也然則萬世之循違可知矣孔子之道一天道也天道其可違乎循之則治反是則亂以循違爲治亂萬世不易者也子三錄之作以循違告萬世也上錄曰準孟準也者立萬世準則也孟子道孔子之道天道也天道至公公則違之至順至順之徵人心正道術昌民生樂循其道唐虞三代之治斷可復也中錄曰繩荀繩也者繩其出入也荀子知尊孔子矣于其本乎天者未明也知拔聚邪說矣根株未斷也循其說以公制私以順勝逆爲漢唐之治而有餘矣下錄曰案刑家案兵家案陰符家案也者案其得失也案其小有得而不勝其失也兵刑家既適于用益以濟其私其術有所出私之藏于中者益滐而固發之益險私以滅公誣天非聖徵爲至

逆秦以下治亂迭尋論其治皆不及三代亂則兵刑之禍亟焉朋嘗究其故實以孔子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下彼邪說之中于人心世遠而未有所止也于是準繩孟荀棄三家本諸天衷諸聖辨公私推其順逆驗天下治亂萬世之循違蓋可知也汪縉敍

三錄上

汪縉大紳著

準孟一

有兩說于此其一說公說也其一說私說也二說者兩相持且孰屈曰私說必屈然而屈其說未屈其心果得謂之屈其說乎哉吾立公說與私說衡蓋欲屈其心焉爾屈其說因屈其心是屈一而得兼也是操公說者之大樂也其心翛然其說翛屈將屢變屢伸自蓋其屈而說益夥是貌屈一隱樹之敵且無算而公說危矣說之公私惡乎分曰仁義也曰利也說曰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陰陽者天之門剛柔者地之門仁義者人之門由仁義行崇效卑法是謂與天地參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百世不易之準也公說也雖然聖人休焉百家游焉託足假宿姦志公焉堯趨舜步容服修焉及其見利而奔若餓虎飢鷹之逐肉磨牙張爪猛決剽疾猶患不盡得也耽耽逐逐盡變舊態不足更緣飾古義波委瀾翻潰橫不可隄制公說騶歷如逵拂楹不爲動又竄而之他陂邪流遁義利是非之界大互錯不釐且又惡得而屈之雖然不屈其將何底乎無已則就其說因其所明正其所處之非據警動其心以屈之其可乎何言爾利害者私說之所明也其說曰民命衣食者也古者取之草木而有餘食取之毛羽而有餘衣衣食之涂寬故爭心伏今者耕而食耕者且未必得食織而衣織者且未必得衣衣食之涂隘故爭心起利事

愈多爭心愈少利事愈少爭心愈多凡今之爭以愈少故愈爭不爭是無以爲命也然則上之人所由制民命者在利之涂矣屈之曰說之以利事愈少則愈爭固也吾不謂不然抑知少之原之緣于爭乎抑知愈爭則利事且愈少乎今置田萬畝十人均之人千畝仰事俯畜養老送終嫁娶之事寬然足給而且里黨敦睦通有無以羨資歉不見謂少貪黷者出覷所有傲然不厭負強挾詐侵冒兼幷以自益智力等者利其然而效之朴懦積憤不平激發相助勝負反覆互傾奪不可遏已奇零斷割而千畝之業或半失或十失八九而少數覩矣故曰少之原緣于爭而愈爭則愈見少也且說之以愈少愈爭者彼微特不明于少原于爭愈爭愈少之分而實未

明于不爭不患其少之分也今置田百畝十人食之不可謂不少然人受十畝終其身和其鄉鄰食時而用節卽遇凶歲何至爲溝中瘠矣故曰不爭不患其少也爭則將並無以有其少也且將並無以有其命也上以利制民命民以爭制利見利而動若鳥駭獸走霍然解散豈得制其命也哉說又曰利者人所心聚也故有國者必使利權盡歸于上而後可以驗爲民而聚之譬之齊民之家足衣食數人則數人聚之足衣食百人則百人聚之談說仁義而不足以衣食人則人轉而衣食于人矣是則民之聚于利不聚于仁義斷可識已居之曰民以利聚民情乎吾固不謂利之不足以聚民也吾尤不謂民之聚散之不以利也雖然有辨焉曰聖王之聚民也

以利術家之聚民也亦以利烏乎辨曰辨之于其心辨之于其政而已聖王者惰愛民欲其安全也則爲之計飽煖欲其安全之永永也則爲之播禮教上治風雨下治山澤中治彝倫飲食牀笫之私罔不周悉若父兄之慮子弟也其政之行于下者正經界止淫惰開其利原塞其濫溢之竇自十一而外一絲一粟上無利焉故民樂其生服其教遇饑饉兵戰之厄蟠固而不散術家者惰欲利欲利欲摶欲專民不聚利不摶不專民不叩不叩不聚不聚不威不威不專是故藉民之力而摶之也藉民之力而專之也其于民也若豪猾之馭臧獲若屠販者之役牛馬豢犬豕也厚其直時其飢飽廣其芻牧豎衛其圈牢剔抉其蠹害之者非有愛也以爲吾將有以

用之也。其外之經理畜養之者又誠愛之也。誠愛之者固非誠愛其命也。以爲不誠愛之。將廝僻軟惰。吾則將無以鞭撻之以集吾事也。其與息犬豕牛馬役臧獲曷異哉。故其民卬利畏威。不識君父親戚。寡廉恥。惟利威之嚮。故其民可耕可戰。至與之犯危難。威利少倍此則立解。嗟夫。利害者私說之所明也。仁義者私說之所昧也。私說之明利害固有未盡明譸如此也。公說明仁義。利與害有不足明。然其明利害至盡矣。私說之明利害則祗得半也。且其利害又非特如前所陳而已。公說行。利澤溥。害端絕。淸和咸理。烝禨襲休。無窮期。私說行。朔爲久利。禍害蘊隆潛伏。不可勝數。爲私說者乃竟未之究明也。其無幾于仁義也。宜也。夫戰國之趨利亟矣。天下

蠡沒溺焉孟子拨之明仁義乃其告梁王獨隱其三極之微言徒比切利害若相與爲徇勝者竊怪焉旣而究其旨作而歎曰利貨之決也甚洪水壅其貨之難也甚治洪水仁義者利貨之隄也固也然使逆其涸驟而制之恐隄不能立而傷轉大也順而殺之流將分漸安于瀆然後亙之隄焉遏其後衝此治水之道也若夫君子之繩已則不然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未有失其心而可以爲人者也未有人而可以不由此路者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豈曰利之云乎必也徵其原壹其向復焉孰焉久而安焉如鳥翔空而不見空如魚在水而不知水則與之化矣苟利而仁焉是假仁也苟利而義焉是襲

義也假與龔譬猶中而藁外也終亦必亾而已矣擇術者其慎諸哉

準孟二

憂民憂樂民樂王道終始之大端也唐虞三代之憂樂其民者詩書可考也書之無逸詩之七月言王道之憂書之賡歌詩之由庚蓼蕭言王道之樂王道之憂樂固若此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繼百王而憂樂乎民者有孔子孔子作春秋一病民必書一息民必書不得位不能行其志託憂樂乎空言誠鬱于中不能寛恝也繼孔子而憂樂乎民者有孟子孟子之憂民之憂也孟子之樂民之樂也著于七篇者備矣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

憂樂乎民之心也吾嘗論之無是心而倖其有濟者是以塗之人慮衽席之事也有是心而猶患其無濟者以父母慮其子之事而患其有弗獲也無是心而徒濟其私者以塗之人而與爲市易也後之不能爲唐虞三代也固也無憂樂乎民之心也非謂無希高慕遠者也後之爲人君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禍後之爲人君者而無是心夫即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後之爲人臣者而有是心非必希高慕遠天下已受其禍後之爲人臣者而無是心夫即希高慕遠天下轉受其禍夫以塗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即其智能材力什百于室之人必無益者彼固塗之人也心之所不屬也以室之人而慮衽席之事其智能材力即什百不如塗之

人必有益者彼固室之人也心之所屬也心之所屬有甚于父母慮其子者乎父母慮其子之事未有不濟也心屬焉也心屬焉者必有濟若漢文帝宋仁宗是也漢文帝宋仁宗非希高慕遠者也徒以有勤卹民隱之心此其治之獨得效也心不屬焉者必無濟若漢之武帝宋之神宗是也武帝之功恢于文帝神宗之志大于仁宗可謂希高慕遠者矣海內卒爲騷動非其功之不如志之不如而徒以其勤卹民隱之心之遠不如也今夫憂民之飢也而食之憂民之寒也而衣之憂民之露處也而廬舍之衣之食之廬舍之此固至瑣至近無奇之事然非有父母之心者不能周也文敘患不美武功患不遒涂飾治具之事患不古若意誠廣矣然而民之飢也

不暇食之民之寒也。不暇衣之民之露處也。不暇廬舍之是猶涂之人也。一拱手患失容，一開口患失言，至目擊其人飢寒露處之狀，淡然不以關慮，工好語慰藉，若不可已，足未出繩樞，已釋然已，固也涂之人也。漢之文武，宋之仁神，以此故不相若也。且後之爲人臣者，若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夫未嘗希高慕遠也。其事君也，曰不必曰堯舜其君也；曰不必曰伊周其身。勤卹民隱之心，卽堯舜其君，伊周其身者，不之過也。曰堯舜其君，曰伊周其身，卑漢陋唐，薄諸葛，輕陸者，有人矣，宋之王安石是也。希高慕遠，力主其所謂新法者，行之海內，海內蒙其殃，清議大譁，仡仡不少動，非不爲勤也，彼固無憂樂斯民之心也。然則安石者，固涂之人也，若何與之議室

家事哉彼固不如王道之奚所俔也王道之所俔俔于肫然其有父母之心者也父母憂其子之飢既食之矣憂其子之寒既衣之矣憂其子之露處既廬舍之矣以衣食之惡之不如美也則又美之以廬舍之庳之不如完也則又完之衣食美廬舍完以非有禮義辭讓之節不可久完美也于是則又禮義辭讓之如是其漸以及茲也涂之人見其美衣食完廬舍修禮義辭讓之節以爲家室之道在是也而不知憂飢寒露處之憂如是其勤勞也而遽遽爲之烏呼衣食之之未能也何能美其衣食也廬舍之之未能也何能完其廬舍也衣食之廬舍之之未能也更何能修其禮義辭讓之節也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不可復見也然則因循陋者得乎曰

因僻陋者是與民為市也彼亦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矣利在也利不在則又不暇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而唯已樂之樂已憂之憂矣是故利在則楚越人為左右手利不在則楚人揖臂而觀越人凍餒也越人揖臂而觀楚人凍餒也涂之人也故吾嘗曰後之善理天下者立一古者司市之法而有餘治矣謂其無父母之心也孟子之時齊宣王梁惠王之徒涂之人也孟子若曰吾無以動其父母斯民之心驟與陳王道有入乎動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後唯吾說之信而莫吾因也惠王立沼上顧樂鴻雁麋鹿此何關于民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偕樂古之所以能樂也宣王以羊易牛此何關于民自孟子言之則曰可以保民而王宣王好貨公劉好貨乎自孟子

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公劉好貨可也宣王好色太王好色乎自孟子言之則曰與民同之謂太王好色可也宣王好勇文王武王好勇乎自孟子言之則曰救民于水火謂文王武王好勇可也凡以勤其父母斯民之心而已矣嗚呼此唐虞三代之治之所由以終始者也吾故曰王道終始之大端憂民憂樂民樂是以治其畢張而化理洽也

準孟三

三代之治天下以道其道具其器備也三代後之治天下也以術其道微其器亾也古者治天下之大器有三曰封建曰井田曰學校器自有封建而後有公侯伯子男有公侯伯子男而後有吉凶賓軍燕饗脤膰慶賀之禮有吉凶賓軍燕饗

賑膰慶賀之禮而後禮制行于諸侯禮制行于諸侯而後若卿若大夫若士若皁若輿若僚若僕臺若圉牧以次相承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臣者矣。是則封建者制爵制祿之大器也。有井田而後有鄉州黨族閭比有鄉州黨族閭比而後有讀法會民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有讀法會民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之禮而後禮制行于民閒禮制行于民閒而後若圃若工若商若牧若嬪若衡虞若閒民以次相舉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民者矣。是則井田者任地任民之大器也。有學校而後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禮有君在父在兄在之禮而後知有子臣弟之義知子臣弟之義而後禮制行于王太子。禮制行于王太子而後若王子若羣后之太子若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若俊秀之子以次相觀而禮制得行于天下之爲人子者矣是則學校者明人倫之大器也繼三代而爲治者封建廢郡縣興舉古所謂考禮正刑一德之治變爲簿書算數遂以吏胥得操官府之柄其弊也官府視爲具文吏胥操爲姦藪其極也官府與吏胥其手而浚民生則紀綱弛矣紀綱弛而鬬爭急鬬爭急而刑獄繁矣井田廢兼并興舉古所謂保受葬救賙賓之治變爲傭徒市隸遂以富民得制貧民之命其弊也富民侈于王侯貧民夷爲奴婢其極也桀君行吏征斂横出富與貧交困則生計蹙矣生計蹙而飢寒迫飢寒迫而盜賊起矣學校廢制科興舉古所謂升之司徒論之樂正者變爲有司之程尺遂以空言而獲倖進矣

其極也倖進不以空言而輸金輸粟則擁厚貲者得美官矣擁厚貲者得美官而流品雜矣流品雜而名器濫矣于斯時也欲復三代之器不亦遼闊于事情哉善治天下者其惟有信賞必罰以御下鋤姦擊暴以齊民絕干請抑僥倖以取士而已然則封建廢而郡縣興井田廢而兼并興學校廢而科舉興。此古今一大消長也。吾嘗求其消長之故。三代之器至于澌滅無遺者。以秦之得志于天下。商鞅之言用于前。李斯之言踵于後也。鞅斯之言得見用于天下者。以孟子道之不行也。孟子蓋嘗有意于維持三代之封建井田學校矣今考其書道則三代之道也器則三代之器也以三代之器行三代之道三代必可復也由此觀之孟子之道行則商鞅李斯

之言紬繹不能得志于天下則三代之器不至斷滅無遺然則孟子道之不行軼斯之言得見用于秦者是又古今一大消長之樞也烏呼三代之器積之非一朝修之非一王竭數聖人之心思歷千百年爲之而後以大備及其衰也以孟子之賢聖孜孜汲汲求維持完復之不足以軼斯偏家小說斷滅之若炎火燎鴻毛焉何天之無意于三代也吾嘗深思其故天下有不弊之道無不弊之器道猶規矩也器猶方員也規矩出乎天出乎天者不弊方員成乎人成乎人者雖經神聖之創造必歸于弊三代之器至于周末固有必消之勢焉何也封建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自爭奪起篡弒作而君臣之禍亟矣此封建必消之勢也井田者所以均民地之數也

自侵暴興經界亂而民地之律紊矣此井田必消之勢也學校者所以養賢材之具也自學術壞橫議生而賢材之敗極矣此學校必消之勢也有所消者必有所長此孟子之所以不能行道于天下秦之所以得志于天下也秦既得志于天下于是毀滅三代之器泯然無遺餘後代雖有願治之君終不能復然而其器亾非其道亾也誠得其道矣器雖不具變而通之可也秦以後善言治道者莫董子若矣其言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此直上直下亙古今塞宇宙者也在自立而已矣善言治器者又莫若賈生矣其言有與孟子相表裏者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孟子嘗在所損之指也曰體貌大臣以厲其節大臣厲而後可以率羣屬羣屬

率而後可以治邦國此孟子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指也如是則三代封建之遺意已行于郡國之間矣其曰定經制曰歐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著于本而後得以食其力食其力而後得以安其分安其分而後得以著其辨此孟子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如是則三代井田之遺意已行于兼并之日矣其曰諭教太子早諭教而後能修身能修身而後能尊親能尊親而後能愛人能愛人而後能君人此孟子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如是則三代學校之遺意已行于制科之日矣非然者臣節不厲而君子犯義矣民分不安而小人犯刑矣太子不知學則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興矣此三代下治天下之極弊也嗟乎孟賈者治器之大匠也

鞅斯者壞器之賤工也孟子修之于未壞之前賈生言之于已壞之後在治天下者善用之而已矣後之儒修言三代者多矣然不明其道術之大分消長之大機乃于暴秦煨燼之餘摭拾遺文挂一漏百以爲治天下之道在是施之于政而輒敗吾未見其得爲大匠也適爲賤工所竊笑而已

逆說四

孟子之學孔子之學也先孟子而學孔子者有曾子曾子之述大學也條目甚具而明其要曰知本其述孔子之言曰自反而縮自反者知本之謂一以貫之之道也此孟子不動心之所自與同時有告子者以心學爭鳴于世其不動心之效捷于孟子其言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言本無得也不可

以言爲心而求之于心也以言爲心者長短是非人人殊莫定也則動矣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心本無得也不可以氣爲心而求之于氣也以氣爲心者升降出入息息遷莫停也則動矣知其言之本無得也言本無長短是非也長短是非亦本無定也知其心本無得也心本無升降出入也升降出入亦本無停也任其不得而勿求焉則不動矣此其所以不動之易也孟子析之以不知義不知義則是不能知言也不能知言則是不能知人也不能知人則不可以蒞之政事矣不知義故不集義不集義則是不能養氣也不能養氣則是不能進行也不能進行則不能彌綸天地矣孟子惟知義知義則能知言能知言則能知人能知人則可以蒞之政事

矣知義故集義集義則能養氣能養氣則能運行能運行則能彌綸天地矣是則內義外義者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告子惟外義故幷言與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孟子惟內義故必知言養氣至于四十而能不動心也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此孟子知言養氣之功所自出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唯其義而已矣順而達之措則正施則行所謂一以貫之之道也彼伯夷伊尹或淸或任猶不得與于斯者以精義之功未至也而況告子乎

準孟五

曲學阿世大儒經世阿世之與經世也奚其辨曰辨之于陷民生也辨之于救民生也戰國之時去春秋時遠矣春秋之

時周室雖衰猶擁空名于上列國强而大者雖能陵弱暴寡而寡弱之得存者尚多有至戰國時周室夷爲附庸寡弱之存者無有矣此離久必合之時也故春秋時可霸戰國時不可霸于是乎戰國之士皆不言霸其曲學之不言霸者言强而已其言强者蓋欲以殺人之道合天下也大儒之不言霸者言王而已其言王者蓋欲以生人之道合天下也且天下之力能殺人者。必力能生人。有人于此以其力能殺人也。曰以殺人爲事。復有人于此以其力能生人也。曰以生人爲事。天下將歸曰殺人者乎。將歸曰生人者乎。必盡歸曰生人者矣。彼曰以殺人爲事者雖有殺人之力。亦安所用之。噫乎方天下皆殺之時。人知以殺人之道趣時之爲急。孰知以生人

之道趨時之急有如是哉當是時天下之能殺人者必秦矣何也其勢重也于是一時言刑名攻戰者若商韓張范之屬日夜趨之無休息何則因秦者易爲功也嗟乎秦之勢已重矣天下之士復趨之趨之者衆則其勢愈重秦爲天下之水火以焦溲生民趨秦者復鼓滔天之浪以助其震盪嘘烈山之燄以張其烜赫生民之焦溲也急矣其所以焦溲生民者彼固曰因秦之勢以一天下也烏呼鼓滔天之浪以震盪天下嘘烈山之燄以烜赫天下天下其畏而服之矣有能以滄天之勢擧天下之喝以烈山之勢煥天下之寒天下有不愛而服之乎吾聞荀子之告秦也一則曰節威反文再則曰其無儒邪荀子之所爲因勢而道其度越商韓張范輩遠矣雖

然猶下于孟子一等也孟子蓋嘗有意于齊梁矣孟子之有意于齊梁者何也今夫盜蹠之與展禽兄弟也有苦盜蹠之虐者進之以展禽之和然而盜蹠必不能爲展禽胥之所溺者淺也今試以伯夷之行告於陵子於陵子非能爲伯夷者而猶可冀其爲伯夷以其人之近似也吾故曰以王道告秦之君是以展禽之行告盜蹠也以王道告齊梁之君是以伯夷之行告於陵仲子也此孟子所爲轍跡不至于秦而于齊梁之君則反覆開陳雖既去而猶不忍釋也且梁處天下之中與秦爲鄰秦之所急欲得志者莫如梁使梁能用孟子則秦必不能得志于梁秦不得志于梁則必不能得志于天下天下之不歸梁將虛矣梁既不用孟子于是復有意于齊彼

齊之爲國其地廣其民衆且處天下之東去秦絕遠三晉及燕又皆畏齊者也是其出兵之日少矣力征地征必省于他國省于他國則民休息戸蓄藏因其休息蓄藏而驅之于善民知向方知向方則民可用民可用則兵可試兵可試則敵可服敵可服而令行于天下矣是則孟子一假手于齊梁出天下于水火之中而有餘矣且夫人之治國猶醫者治病治病之要莫先于察脈矣不能察脈巧爲辭說以求售其術未有不殺人者也商韓張范之徒意在售其術而以富國強兵戰勝克敵當其辭說是猶執鴆毒爲濩苓也故飲之者立死荀子蓋能察脈者則以戰國之亂成于爭禮者所以平其爭平其爭而病可去矣然猶未反其本也孟子之察脈乃更微

則以戰國之亂起于忍成于爭仁者所以化其忍義者所以平其爭化其忍平其爭病去而本固生理遂焉矣孟子其經世之神醫哉其眞能救民生者哉孟子經世之學出于孔子然孔子尊周室孟子不言尊周室孔子有取于齊桓晉文孟子無取乎桓文孔子意在乎尊孟子意在于齊梁若是者何哉惟其時而已矣惟其勢而已矣

準孟六

君臣者天地之大義出處者君子守身之大節二者交相贊也何言乎天地之大義也天尊地卑君臣之分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君臣之相得也故曰君臣者天地之大義也何言乎君子守身之大節也君子之身守道之身也其出也以道

殉身矣其處也以身殉道矣吾聞不失其身而能守道者。未聞失其身而能守道者也故曰出處者君子守身之大節也何言乎天地之大義君子守身之大節交相贊也君子學成而仕猶工人器成而沽美其器高其價以良賈視市人也。廉其器卑其價以賤賈視市人也然則君子之敬其身所以敬其君也此出處之節與君臣之義交相贊者也臣之事君猶妻之事夫明于夫婦之義者必不苟合其合也以德不以色明于君臣之義者必不苟進其進者由道不由徑然則君子之敬其君所以敬其身也此君臣之義與出處之節交相贊者也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其于君臣之義嚴矣嘗告陳代曰枉尺而直尋者以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其于出處之節貞矣告景丑氏曰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其于君臣之義出處之節交相贊者微矣雖然有本焉非作而致之也審其端于操舍之閒決其幾于欲惡之界極其辨于死生之際始于知命終于立命或縮或遂完吾所性而無加損焉此所以爲大人也

準孟七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其所謂順天者師文王而已矣其所謂師文王者仁而已矣甚矣孟子之明

于理數之變順逆之勢渙于天人之極也所爲明于理數之變者蓋天下有道其象爲萃所爲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者凡以立民極也大道之所以爲公也天下無道其象爲渙所爲小役大弱役強者凡以合民羣也生民之不可無屬也其有道無道之循環于不已天之運也數也卒以有道爲主天之心也理也所爲明于順逆之勢者當有道之天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此不待辨而明者其理之有未易知當無道之天下可當無道之天下概曰順者存逆者亡此無他取其用命也取其合羣也惡其奸命也惡其亂羣也天之意示天下以不可奸而已示天下以不可亂而已所爲渙于天人之極者天人之際相爲表裏善承天者承其不變之天而已說

者曰順有道之天不難順天之難難于無道蓋天下無道強陵弱大吞小雖有大德大賢生其閒亦無尺寸之土以自立于斯時也順而不逆豈不難哉雖然是未明于天人之說也明于天人之說其人主之順天也猶孝子之順親孝子之于親繼序爲順幹蠱亦爲順人主之于天後而奉之爲順制而用之亦爲順父母本無過者也天本無憾者也天之適然有憾猶父母之適然有過善事父母者順其無過之體以默移其過善事天者順其無憾之體以潛消其憾此所謂仁也文王之所以爲文不過是矣烏呼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不順乎天不可以爲君君天下者亦仁而已矣仁者天人之極也甚矣孟子之明于理數之交順逆之勢淡于天人之極也明

于理數之交者以理御數而數亦將為我用不明于理數之交者我為數御而不能御數強弱大小皆數中也以數中之小國受命于數中之大國數無盡則受命亦終無已時卒亦與之俱弊焉而止此六國之卒歸于滅亡南北之互相為雌雄五代更相為起仆也明于順逆之勢者可以保其疆圉守其社稷鳩聚其人民不明于順逆之勢者強大者不安于強大眈眈然虎視其下小弱者不安于小弱惘然挺而走險日相尋于兵戈日相顛倒于詭詐此符堅之卒覆于江左亡于慕容宋之蹙于金而滅于元也深于天人之極者以仁覆天下其德厚其歷年久遠不知天人之極者嘗窺天意公而私用之竊弄天機大而小用之是特以術籠斯世因利乘便以

就功名而已。強如秦。富如隋。不終二世而敗亡踵接。甚矣孟子之明于理數之交順逆之勢湊于天人之極也後之儒者有能明于理數之交順逆之勢如孟子者乎有能湊于天人之極如孟子者乎吾于文中王氏之修元經龍川陳氏之修皇帝王霸之學有取焉是二子者與孟子相表裏有志乎經世者不可不通其說也

準孟八

思曰睿睿作聖此古今學術所從出也。雖然難言之矣。唯知性者可為聖學。孟子于羣言殽亂之中獨曰性善此知性者也。于性善洞然無疑。致其良知爲無餘事矣。幼而知愛其親長而知敬其兄此良知也致其愛親之良知親親也親親仁

也致其敬兄之良知敬長也敬長義也仁義豈有他道哉即親親敬長之良知而達之天下矣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故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孟子之所以為聖學也于此不察但覩夫靈明空洞之體即以號于人曰吾其聖學也聖學果如斯而已耶荀子曰知之聖人也又曰明之謂聖人聖學哉揚子曰由于獨知入自聖門聖學哉非獨荀揚也管氏曰流于天地之閒謂之鬼神藏于胷中謂之聖人韓非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聖學哉然而管韓固不可為聖學荀揚亦不得為聖學蓋四家之所謂知者

耳目口鼻之榮華。孟子之所謂知者。仁義禮智之端倪也。以耳目口鼻之榮華爲知故荀揚必假于修爲徼其涬濁出其榮華管韓必假于道術借其榮華運其涬濁其爲學術不同其見一也管氏曰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其所見哉韓非曰神不淫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其所見哉荀子曰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又曰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揚子曰天以不見爲名地以不形爲名人以心腹爲名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魄榮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其所見哉于此乎通其說則知管韓之所謂機智名法荀子之所謂禮揚子之所謂名皆是物也然而管韓局于偏家荀揚蔚爲儒術何邪

諡荀揚能以仁義禮智易其耳目口鼻管氏則以禮義廉恥爲籠世之術撇辯非則以慈惠廉愛爲病治之藥疣此其相去隔絕也荀揚能以仁義禮智易其耳目口鼻獨惜其以爭奪殘賊爲性以空侗顓蒙爲性是內耳目口鼻也是外仁義禮智也以外易內夫豈其質其去孟子亦遠矣孟子于良知之知直達而已惟其知性善故也其粹然名聖學也固也後之以靈明空洞之體號聖學者吾戚焉其所爲知管韓之知邪荀揚之知邪孟子之知邪必曰吾非管韓之知也吾非荀揚之知也吾之知蓋無知之知獨知之知也烏呼以管韓爲不知無知之知邪則固知之以管韓爲不知獨知之知邪則固知之以荀揚爲不知無知之知獨知之知邪則固知之管

氏曰恬愉無為去知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又曰聽于鈔（抄同）故能聞未極視于新故能見未形思于濬故能知未始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韓非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又曰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荀子曰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又曰夫微者至人也又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揚子曰先知其幾于神乎或問先知曰不知前所述曰由于獨知入自聖門非無知之知獨知之知哉然則荀韓荀揚遂可為聖學耶荀韓不待辨矣吾于荀揚辨之聖學所謂獨知之知誠之通也無知之知行所無事也荀揚所謂獨知之知竅之關也無知之知藏于無用也此荀揚之不得為聖

學也後之以靈明空洞之體號聖學者其可爲聖學哉又必曰荀子主性惡者也揚子言善惡混然究其所存亦主性惡者以荀揚之精予知其不得爲聖學者性惡之見累之也孟子曰性善吾亦曰性善孟子直致其知吾亦直致其知將不得爲聖學乎應之曰孟子所謂性善善其仁義禮智也後之所謂性善善其知覺運動也孟子直致其知直致其仁義禮智也後之直致其知直致其知覺運動也將得爲聖學乎將不得爲聖學乎且聖學者通乎上下者也荀揚以耳目口鼻之欲爲性以耳目口鼻之精爲知名之曰惡者誠見夫惡之根在是焉積學以奪其性則錮蔽解矣神明出矣然其說通乎下不通乎上後之號聖學者以知覺運動之精爲性卽以

知覺運動之精爲知誠見夫聖之舍在是爲任天以率其性則一靈卓矣萬有含矣然其說通乎上不通乎下通乎上下者聖學也上下有不能通聖學哉且夫知之爲體也虛神以之靈聖以之凝學以之成業以之精達者以形形色色沈埋至寶乃從本原消其滓濁因虛而應體化無偶天下人爲渾爲一物此歸根復命之功也充靈明空洞之說殆可語于斯吾登跋躋之哉然不可以爲聖學蓋靈明空洞之體百家之總紐也入乎管韓則爲管韓入乎衕揚則爲衕揚入乎聖學則爲聖學可以之彼可以之此若之何遽以是號爲聖學哉聖學之所謂良知者孝弟而已矣仁義而已矣此孟子之所以爲聖學也自孟子發聖學之奧後之述孟子者皆能言性

皆言孝弟仁義皆可爲聖學耶是有辨蓋聖學之要明誠而已明乎善者知性也誠其身者復性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明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誠也學而能慮而知非誠矣誠者性之成仁義之爲門誠者一之神兩仁義而化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存誠之說也首舉大舜之而明之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此明善之功也察邇言之謂也邇言者人人之所與知人人之所與能者也明善而後可以誠身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存誠之功也吾于是知陰陽綱紀天道天由是而導道而窺測陰陽者非天也剛柔綱紀地道地由是而翕闢而規畫剛柔者非地也仁

義綱紀人道。聖人由是而措施。而依拔仁義者。非聖也。此聖學之辨也。

三錄上終

上錄集評

準孟一

彭允初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此是第一義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是第二義向第一義斬關奪隘是爲直指心宗向第二義推波助瀾是爲善巧方便此篇横說豎說中邊俱甜原本終于治水一節大紳自謂判別義利關頭未盡予乃即前公說之指引而伸之以究其極亦大紳之本意也

準孟二

羅臺山曰眞正秦文屈折透達寶刀出匣龍文爛然

準孟三

羅臺山曰醇備精卓條貫上掩治安疏嚴樂諸人不足侔也

彭允初曰封建不可復也欲收協和之效者在重守令舉循良而已井田不可復也欲收懷保之效者在薄賦斂重農桑而已學校固未始廢也欲收明倫之實者在重師儒敦教化而已不此之察而鰓鰓焉古法之是紬未有不爲新舒之續者也

準孟四

羅臺山曰論告子處已洞見其五藏癥結處方發藥亦卓然國工手段

準孟五

羅嶷山云巨眼巨識

彭允初曰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兩言而萬世興亡之效著矣閩本之說最爲卓見

準孟六

彭允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孔氏家法孟子得之所由綽然于進退之交者也語其極雖大行不加窮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非知天之至者孰足以與于斯

準孟七

羅嶷山曰雄論偉論確論切論正論持大道破小說立懦夫

不知龐德公桑下與元直語曾及此否若王景略捫蝨邊振響恐未能揚厲鏗鏘若此之甚也

雜論八

羅嶽山四天際真人日月為冠雲霞為衣吐海潮音宣微密義天地開除萬靈拱肅得未曾有　剖析鄰虛若通天犀分出塵四淨內好四面光脫真歎絕矣　心氣和平絕去門戶鉤棘之習如此胸懷以為宰相可也以為大廷尉可也

彭允初曰大學功夫喫緊處全在自明中庸言明則誠矣明之誰未有不誠者諸子雖知有本明之體不能實致其明之之功徒向此中把持作弄便生出無窮病痛正坐認賊為子迷而不復耳聖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唯求復此本明本明

既復長養護持絲毫不露誠明合一全體太極易之見龍無
首詩之不厭雜德其不訓是乎是尚非顏曾而下諸賢所能
及況管荀雜揚雖哉篇中剖析異同語多精造獨于諸子病
根抉剔未盡故附論之

三錄中

汪縉大紳著

繩荀一

昔者先王深觀天人之際有以得其樞三極紐萬化之理經緯綿綿制之為禮渾合天人不可分判者也然且判之則是知禮者之有兆至也夫天人合一禮之大全也天人解散禮之一曲也舉其大全知之兼至者也泥其一曲知之偏至者也荀子之于禮偏至哉何者荀子之學禮為宗荀子之學禮人為宗禮固有天有人以人為宗豈復禮之大全乎且其時知禮之大全而渾合天人者有之矣孟子是也其言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人也天性天也聖人踐

形天人一矣且知禮之一曲者其時又非獨荀子也固有知天而不知人者矣知天不知人莊子是也其言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此純任天說也荀子曰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是則純任人說也純任天說純任人說說不同知之偏至則一也禮之一曲也莊子之純任天說也彼其意以謂天無竅人有竅吾從其無竅者以無竅吾有竅而有竅者亦無竅故一以自然者為宗是以純任天說也荀子之純任人說也彼其意以謂人可據天不可據吾從其可據者以據夫不可

據而不可據者亦可據故一以勉然者爲宗是以純任人說也雖然天之無窮固矣然必體之人而後無窮者能無窮非然者則無窮者亦窮有窮者益窮人之可據固矣必命之天而後可據者安于據非然者則可據者不安于據不可據者益不可據莊荀或求之深也且莊荀于此固以謂禮者天之精雜以人則弗精勿雜以人精之至焉爾故曰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此其純任天說也以謂禮者人之積誘之天則弗積勿誘之天積之極焉爾故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此其純任人說也由莊子之說精之天之至者人亦且至天固天也人亦天也故曰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由荀子之說積之人之至者天亦且

至人固人也天亦人也故曰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并一而不貳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由此觀之莊荀之所知不可謂不至然卒歸于偏而不兼者莊子以人爲小荀子則以性爲惡也以人爲小以性爲惡天人二矣其去一也遠矣其去大全也遠矣所由與孟子之知各異也

繩荀二

玄黃剖判萬物混形負陰抱陽橫首鱗介以區其族血氣凝動嗜欲蠢蠢嗜欲欲遂不遂則爭奪生爭奪既生人弱物強物害乃滋聖人出爲之驅物衛民于是羣然戴附之以爲君師故君之立民立之也物害既除民又自相攻擊爲人道憂治之者非如治物之可以力捍勢御械櫪銜絡也聖人憂之

因其天制之爲禮以善人道然後人道立所謂善人道者何始也曰始于因因也者因其天是故因德賢小大制君臣禮因生生相續制父子禮因男女牉合制夫婦禮因同腹昭穆制兄弟禮因與系相徵制朋友交接禮由五者又推通爲制之差等使其嗜欲不得亂以紀綱人道人道由斯乃不壞是故後之君天下者誠能察其始修禮以養人之欲天下相安于禮之中君臣同德父子一心夫婦相嚴兄弟耽樂朋友道終敬讓之風行于海內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地將與萬物得所日進于治進于治者禮治之也不能察其始不能修禮以養人之欲天下相爭于欲之中君臣離德父子異心夫婦相鬩兄弟相猶朋友道不終乖戾之氣積于宇內則人道墜

人道窮則天地否塞萬物失所日趨于亂趨于亂者。欲亂之也。然則已亂在養欲。養欲在由禮。由禮在修禮。君天下之大法盡在是矣。荀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禮莫大于聖王又曰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君所由立禮所由起君天下者不可不一察此言也且夫君天下者億兆人中之一人爲也以一人養億兆人之欲欲給養爲甚難矣雖然得其說而養之無難也夫能養億兆人之欲者。必。其。能。先。窮。一。已。之。欲。者。也。能以禮養億兆人之欲者。必。其。能。先。以。禮。節。一。已。之。欲。者。也。

人君唯無欲也唯能先以禮寡欲也人君而有欲所欲必大人君不能以禮先寡其欲勢足以盈縱之幾不虧億兆人之欲以滿一已之欲也幾不陧億兆人之欲以流一已之欲也即虧即滿即陧即流此億兆人畏刑惡辠亦即靜然安虧安滿安陧安流未嘗敢誰何而人君之志燀人君之威亦且大自矣然而億兆人之安虧情不安虧也億兆人之安陧情不安陧也億兆人之安人君之滿也非其情也億兆人之安人君之流也非其情也積威劫之也亾何而虧者驟滿陧者驟決滿者驟傾流者驟閉僵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顧焱旋欻駭風舉雲搖而人君之欲虛矣秦是也後之人君而繩以無欲之說繩以以禮寡欲之說吾知其難也苟用其虧億兆人之

欲之才用其賦億兆人之欲之才以養億兆人之欲登庸主中主所得追其步驟乎而不勝其欲以及茲也且不勝其獨欲以及茲也烏呼未有樂獨欲而不底于覆亾其欲者也是故太上養欲其次同欲其下獨欲獨欲者秦是也同欲者順人之欲以遂已之欲者也三代之賢君漢唐之治主是也且天下之所欲者何也士之欲存乎名農之欲存乎粟工之欲存乎器械商之欲存乎貨賄順欲者徼士重農勸工通商使各得其欲士知愛重農多蓋藏工役技能商樂通流于斯時也君則何憂欲之不遂哉臣榮者君必不辱也家富者國必不貧也肆良者庫必不楛也市盈者府必不虛也君則何憂欲之不遂哉彼憂欲之不遂者必其俳士賤農虛工病商使

天下咸失其欲者也與人同欲者則又何憂欲之不遂哉荀子曰百樂者生于治國者也憂患者生于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然則能同天下之欲與不能同天下之欲其效可覩矣雖然必有養欲之主而後禮教明必有寡欲無欲之主而後養欲之治修養欲之治修而後倫理得天下肥是謂大順堯舜禹湯文武是也

維術三

君天下者宅中而總四海之衆衆則治散則亂衆于一則治衆于二則亂衆散一二之分治亂由焉矣且天下之勢至渙

也聚之至難也散之至易也聚難聚聚易散何道之從其不相官人乎有分之者有統之者分之者有司也官人者因事分職相絕相通相輔相察是故患其侵也而相絕患其隔也而相通患其疏也而相輔患其姦也而相察因職任能必專必簡必責成必有小會是故欲其竭情也必專欲其裕才也必簡慮其怠于後也必責成慮其怯于前也必有小會職分則可舉能分則職舉職有大小不可徧稽能有高下不可猝知覈其大小隸其高下則必有統之者矣統之者宰相也官人者相識得其人推其類拔之朝在朝者復推其類布天下昔稱百揆師師同寅協恭和衷唐虞之所以興也相不得其人徧布私人于朝私人復推其類徧布于天下詩人犯王謳

春秋書尹氏周之所以衰也天下治亂之機其在此矣然則官人者君天下之要術擇相者又官人之要術也荀子曰彼持國者不可以獨也然則強國榮辱在于取相矣又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又曰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爲呼此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雖然吾患擇相者之難也吾所謂難不于賢主于英主不于有事之時于無事之時宰相者天下之士之特也人主能屈節于天下之士然後能得天下之士之特而用之賢主以禮待士其能屈節于天下之士也明矣英主以爲御之術待士其不能屈節于天下

之士也又明矣天下之士之特可招以禮不可招以駕御之術且英主當有事之時所駕御者必天下之雄駿也當無事之時駕御中材而已取策相于雄駿取策相于中材必有知其難易者況取策相于有事之時能否立覩取策相于無事之時其能否有覩于數年後者有覩于數十年後者有當時謂之能後世不謂之能當時不謂之能後世謂之能者此吾之所謂難也雖然不可以不擇也荀子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千歲之信士何表也荀子曰此夫以千歲之法自持者也以千歲之法自持者何表也荀子曰曉然獨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是其人者也其取之柰何荀子曰君

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又曰官人守數君子養原信斯言也則取相者其不在于修身乎其不在于修身乎

紬荀四

荀子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然則禮之行在先正名矣名生于形形生于氣氣生于理理至而氣凝焉氣凝而形分焉形分而名出焉名極于百千萬億不可勝計聖人原理以定之以之辨上下整齊庶物罔不各當其循領協于天官有周盛時天子以十二年巡行時巡之禮命大師陳詩市納賈察民風倘愛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度量權衡正其姦失而四方諸侯又于十二年

之衰制于京師以述厥職當是時也大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實至名從昭如日星而所爲因倫推廣因倫差等爲者以細至于一器。一物一小末。曲事亦莫不各有義類之歸民生其閑勉勉翕翕。顧實以安名。其心志一。其耳目齊。無有姦言姦事姦行得以生其間識即有之而析言者誅破律者誅亂名者誅改作者誅執左道亂政者殺舉凡發實膩名之事去不旋踵其教化成風俗美因其安也迨世下衰姦人欲便其私。圖則先竄亂名實。其始陽假名。陰叛實。其繼冒似名。亂正名。其繼遂判絕正名。決衛而去之由是名實倒錯萬姓皇駭汨變無法守假假不知所適世主昏壅無道換綱紐弛毀不足以正之而君子小人倜倜然犯義犯刑勇是其所

非非其所是顛逆倫理而不忌而篡竊弑奪之禍作矣世又下衰迄戰國縱横刑名權奇捭闔之徒乘間抵隙各以其說馳騁是所是以非爲是非所非以是爲非以毀壞名實生民從此靡爛天下大亂并于秦察其根本則由名之不正實始之然則名不正實不稱禮不可行生民之禍未艾也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春秋之作所以正名也聖心淵微理窮物察其撥亂反本必首先以正名則正名之爲萬事根柢也信矣荀子曰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正名其取之此矣聖王之謂是名也必有是實也師

聖王者之循是名也亦必有是實也唯王盡制言乎以政經世者也立一官有一志設一法有一義通其志浹其義可以制官可以守官可以用法可以循法不通其志不可以官不浹其義不可以法徒官徒法必且積廢而不治積廢之久官是官者必且與官官之志反法是法者必且與法法之義違而官法之弊百出矣及厥其弊則切切焉起而譏之一則曰官之未善也一則曰法之未密也從而更之夫病官病法之弊在于志之不通義之不浹也復以不通其志不浹其義者起而更之遂至于閡隔潰亂不可循理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之與忘常相因也不愆故不忘愆則必至于忘愆者實愆名未亾忘則名實俱亾矣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

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烏呼苟能通其法誇其義則三王之制可得而復也唯聖盡倫言乎以言經世者也聖人之爲是言也。必有其所以言言以遂聖心之至誠也。以遂聖心之充積也先後淺深文質險易高下洪纖運合無間旨有旨辭有趣博而約異出而統同顯而微所以彌綸三才者內之盡外之周羅天下之賾形天下之動物宜載焉。會通和焉。典禮行焉。其亦至矣。自夫小儒滯言忘旨誠不足以應聖心之誠積不足以討聖心之積于其先後淺深文質險易高下洪纖之間顛倒失次進戾不準博約異同顯微例絕不通解三才之經惡賾亂動物宜不著典禮不行。聖人之言不自實喪名不居而名以殺矣荀子曰彼正其名當其

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荀子所謂志義。聖人之所以言者也。是則聖王之設是名。必有是實也。固也。而聖王者之循是名。其何以必有是實也。亦在知制名之樞要而已。制名之樞要何以知。在知禮而已。禮者道器一貫者也。道器一貫者。是制名之樞要也。

維荀五

論一世之得失。億萬世備爲有立。前觀後者矣。荀子之論秦也。有燦在鏡。來者矣。賈子之論秦也。秦以強兼天下。二世而亡。非強之咎。強而不審于本末之咎也。古之天下。未有不得之強失之弱者。強者百治以審。則懷以怒。則威以令。則行以

禁則止以守則完以攻則破以禮樂則雍以攻刑則肅弱者百亂以喜則狎以怒則離以令則梗以禁則匱以守則削以攻則疲以禮樂則飾以攻刑則玩得失之數可覩矣然而強于本者植強于末者折強于本者開無盡之藏塞無隙之竇強于末者盡其藏矣隙其竇矣此本末之效也秦之強本邪末邪刑賞農戰強之具也道德仁義強之本也剛決刻急強之末也強之具藏之淺則愈完暴之急則速敗剛決刻急所以暴之也道德仁義所以藏之也古者藏刑賞農戰于道德道德威藏刑賞農戰于仁義仁義張秦孝公商鞅知有強之具不知有藏以強立強勢已易竭始皇李斯更從而暴之暴之不已而具竭竭之不已而具敗矣其卒盡于胡亥趙高也

家也蓋其始也以強立國以民力立強以刑立民力其繼也以強竭強以民力竭民力以刑竭刑其卒也以強敗強以民力敗民力以刑敗刑強之所由立者刑并民力于農戰所由竭者刑并民力于恣睢所由敗者刑并民力于昏虐立于孝公商鞅竭于始皇李斯敗于胡亥趙高蓋失其本也久矣此藏之不深之禍也荀子曰力術止義術行賈子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蓋責其藏之不深耳曰義術曰仁義藏也所以完之也此論一代之得失也謂之億萬世係焉者蓋億萬世之大計有三一曰重天下之根本一曰開天下之壅塞一曰端天下之風尚根本重則天下不搖根本者言乎民也重之者勿傷民財狝其田廬林園器賄則有餘財勿傷民力寬其

心志耳目手足則有餘力勿傷民氣係其父子夫婦兄弟則
有餘氣天下患不足不患有餘有餘者可以處無事可以支
有事不足者無事則愁苦有事則畔散不可以處不可以支
此天下之大計一矣壅塞開則天下不決壅塞者言乎諂諛
之臣也開之者勿自多其智以蠱匹夫之慮蠱匹夫之慮國
乃利勿自堅其梓以諂百官之匿諂百官之匿謀乃拙勿惡
逆而喜順以來細人之佞來細人之佞乃斷萬民之命君民
一體也一體流通者猝不作一國流通者病不伏此天下之
大計一矣風尚端則天下不疑風尚者言乎師儒之道也端
之者勿以勢利消廉恥廉恥消民乃囂勿以嶄進蹂老成老
成輕下乃爭勿以小才易大德大德易後必失師儒者國之

準繩規矩也無準繩何以不窮于爲平爲直無規矩何以不窮于爲方爲員無師儒何以不窮于爲國此天下之大計一矣秦獨糜爛其生民湛溺于諂諛放棄其師儒然則天下之根本已絕也羅襲積風尙頽而國亦亾矣臣民大器也師儒大匠也臣民不可徒治大器不可徒斲棄大匠則徒斲棄師儒則徒治徒斲者毀物理徒治者殘國脈烏呼此則秦之失大計也古今得失之林視此矣上觀百世下觀百世凡英主之失其理者于萬端未有不由于輕民者也聖主之得其理者亦于萬端未有不由于重民者也國之亾古有千萬未有不由于民心之背上國之興古亦有千萬未有不由于民心之嚮上民心之嚮背乎上君心之輕重乎民爲之也佞臣之

事主失其理者于萬端末有不由于阻上下之情忠臣之事主得其理者亦于萬端末有不由于通上下之情阻上下之情者古有于萬末有不由于諂曲通上下之情者古亦有于萬末有不由于質直民情之通阻臣之質直諂曲爲之也歷年而短失其理者于萬端末有不由于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之害歷年而永得其理者亦于萬端末有不由于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苟一時之利不顧後世之害者古有于萬末有不由于輕師儒顧後世之害不苟一時之利者古亦有于萬末有不由于尊師儒歷年之多寡師儒之隆替爲之也古今得失之林具此矣荀子曰其無儒耶賈子曰其民危也。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又曰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

卒于口而身爲戮矣烏呼論一秦而前乎秦後乎秦者之得失昭焉矣此億萬世之計也

繩荀六

世之難荀子者其首必以性惡矣以性惡難荀子者其必主性善者也性善一言入聖之要領也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孔子之所以爲師以此而已矣性善一言誠入聖之要領也言性善者使于耳目口鼻四肢無非天理流行則是耳善目善口善鼻善四肢善是誠可言性善矣吾竊恐言性善者其于耳目口鼻四肢罔非人欲之所浸灌滋潤也則是耳惡目惡口惡鼻惡四肢惡獨筆之書者曰性善耳烏呼惡且不知于善乎何有且荀子之言性也特舉其偏而未概其

全耳求可以爲大學也蓋荀子之所謂性與孟子相表裏孟子言其理荀子言其質所謂質者耳目口鼻四肢而已天予人以耳目口鼻四肢矣耳非必逐于聲而聲之所引必在耳又那能令其耳之無聞目非必逐于色而色之所引必在目又那能令其目之無見口非必逐于味而味之所引必在口又那能令其口之無食鼻非必逐于臭而臭之所引必在鼻又那能令其鼻之無嗅四肢非必逐于愉佚而愉佚之所引必在四肢又那能令其四肢之無動息蓋生而有欲欲之甚爲惡欲惡肆行莫遏亂之本也不有聖人之禮則亦何所不至故荀子所謂禮言其制度品節曰僞者從人從爲言人爲非言假也耳不學同然逐于聲目不學同然逐于色口鼻四

肢不學同然逐于味于臭于愉佚是生而有故曰性惡先王爲之制節品度守其耳不得逐于聲守其目不得逐于色守其口鼻四肢不得逐于味于臭于愉佚是從後起故曰僞性惡僞曰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于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荀子主性惡非毁之也蓋欲以順而從其從之也易禮以逆而制其制之也難凡人從欲必不曰從欲曰吾以適性也凡人不安禮必不曰不安禮曰吾恐戾吾性也直指其惡見情欲之必不可從禮之必不可不安明其惡導其僞見節制之在自爲不爲則不立不立則不能制不制

則亂不能自已虞書曰人心惟危人心雖危不得不謂之心荀子淺識其危惟禮足以防之故富國篇曰生也皆有可句智愚同所可句異也智愚分句言乎智愚不同人心同也正名篇曰雖爲守門欲不可去雖爲天子欲不可盡言乎勢位不同人心同也唯人心之危也故謂人不可以自縱必于禮是歸此荀子之學禮爲之宗禮有天有人荀子以人制天故人爲之宗也難荀子者不可以已乎雖然吾知難之者之方未有已也難者必曰李斯相秦焚詩書埽除先王之法度是荀子之非思孟有以啟之斯固荀子之徒也應之曰斯之焚詩書埽除先王之法度有自來矣以其便從事也烏知其以便從事也斯嘗問荀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

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斯之所由來可覩矣烏呼小便者大毒之所腊也荀子序之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然則斯之所以相秦焚詩書埽除先王之法度者牧荀子也乃謂荀子啟之乎是則然矣然則荀子何以非思孟也應之曰當戰國之時儒分爲八儒者之異同亦多矣獨荀子乎哉難者且曰韓非言說難荀子先言說難非之亦荀子誘之也非亦荀子之徒也應之曰韓非之言說難欲以售其術也荀子之言說難欲以行其道也荀子曰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接人用抴韓非有之矣度已以繩非亦有此乎而謂荀子誘之可乎難者且曰荀子有言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是教世以重刑

也。後仁人之言哉。應之曰荀子所謂刑重刑輕非言制刑者也。言乎犯刑者也。世治則犯刑者少。犯則必刑以其刑之稱罪也。故曰刑重。世亂則犯刑者多。犯者不必刑以其刑之不稱罪。故曰輕也。不然荀子嘗言進退誅賞政之終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矣而肯重刑乎哉。難者且曰荀子以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是導人主以近宦官宮妾也。應之曰荀子之指乃謂左右之不可不早選耳。非謂近宦官宮妾也。言涉便嬖辭之失也。若夫便嬖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荀子固已知之矣。難者且曰荀子嘗言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是教臣以不忠也。應之曰此爲春申君言之也春申

擅王之威荀子早知其無所稅駕矣故以此諷之荀子成相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輸于其歿而哀之深以是知于其生而慮之切也難者且曰荀子嘗述周公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是何周公之勞也應之曰此古大臣禮賢下士之盛軌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所以為休休如有容也。勞云乎哉。然則難荀子者不可以已乎于此而不已是必周孔而後可也或曰奚必周孔哉荀子之說誠未至其說至矣如孟子者孰得而難之應之曰是奚免于難哉難孟子者首必以王天下子諸侯矣以王天下子諸侯其何以處周室哉孔子尊周室孟子王諸侯豈春秋志哉孟子于齊宣王之間桓文則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于其問交鄰國之道則曰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何踐之視桓文何等也而與太王並稱可乎且孟子之于魯也以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于齊地過于里則幸有其地可乎如以其說而已雖以孟子之書亦豈能免于相難哉苟求其志之所存孟子之以王予諸侯者所謂民爲貴也憂民憂樂民樂也以桓文爲仲尼之徒所弗道者欲進宣王以王道也濫所斲始可圖王也句踐與太王並稱者句踐忍欲以存先人之宗社其志足悲其義足錄也于魯則以爲在所損者惡爭城爭地之殺人也于齊幸有其地者以萬乘之國行仁政而解天下之倒懸也此孟子之志也然則讀古人書者將徒執其說乎亦將求其志之所存也烏呼

戰國鶩于功利時有孟子起而修明孔子之學以排斥百氏厥功偉矣繼孟子而起者荀子一人而已且其宗孔子也非徒空言實綳切時政坦然可見諸施行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且戰國時多才士醇明曉達要無出荀子右者荀子之徒若韓非李斯輩其志趣卑下其人可鄙其材則可驅策以就用以荀子之學荀子之才使稍屈志節趨功名之會指揮非斯雖及當世之才士而用之混一天下如反掌耳乃獨守孔子之道抱其遺經以老歿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後之論述孟荀者若漢司馬遷揚雄唐韓愈少置低昂要並所謂述此其爲道儒也子之準繩乎孟荀亦猶司馬遷揚雄韓愈諸君子之志焉豈能狗舊儒之論哉

中繇集評

雜著一

羅臺山曰平情精詣實獲我心其文瑩潔疏達在先秦西漢之閒

雜著二

彭允初曰有斯人之憂者宜寫一通置諸座側

雜著三

羅臺山曰有淵淵不竭之音有脈脈難已于天下之隱汪子之旨遠有端緒非僞爲之以自表襮者吾于其[illegible]璺俯仰之閒欿然媿之

雜著四

彭允初曰本孔子正名之說而益闡之以禮爲歸不失荀卿本指

繩荀五

羅臺山曰衝口噴薄雲浪排空魚龍百怪混汨其中不可方物真海內奇觀也　萬年金鏡錄　再讀之見愷弟惻怛之誠

繩荀六

羅臺山曰平遠周盡光潔質茂大近昌黎韓子其縝密處則又南豐曾氏諸議中文格也　荀子性惡之說即孟子曰口之于味一節之指但孟子提出命字是孟子知天處又有下一節其說圓滿周密是孟子知人之盡處荀子知人若以孟子

繼之其亦有未盡者矣

三錄下

汪縉大紳著

案刑家上

尊君抑臣綜核名實刑法家之要也君之有尊刑賞之所自出也刑賞出于獨則君威振刑賞出于共則君威替善用其刑賞則刑賞出于獨不善用其刑賞則刑賞出于共蓋賞罰不越二端而微妙之節且百變所謂微妙之節者有無顯功可賞賞急有功有無顯過可戮戮急有過有格外土不得已過非常法可待有急于邀功作可啓久成患有巧于避辠扞網脫其身有先事賞卒然罰效見于後人君不知無功賞無過罰不足以厚俗懲姦不知破格恩原不得已情不足以服

奇士係慮民不知邀功不可貪巧脫不可倖不足以靜天下心。消其詐。不知先賞卒罰。不足以當機御變。此其微妙之節非神明其際者莫能湊也。韓非揚權篇曰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此神明莫也去其私喜怒。刑賞自公。然其用必愼微謹一。微之不愼于毫釐者。失刑則惡者積矣于功小者吝賞則大者隳矣一之不謹。不必刑刑。卽有刑不刑者矣。不必賞賞。卽有賞不賞者矣。如是者刑弗懲賞弗勸古之明君有不刑刑必果有不賞賞必信刑一人而天下沮賞一人而天下勸刑賞神而君威難者。不。卒。于。好。惡。之。私。也。管子曰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賞罰理得所以御臣者亦不外是揚子主道篇曰去好去惡臣乃見

家申不害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此去好去惡之旨也好惡者重人用以窺其主。重人欲潛移人主權。其術。枉巧取人主好惡用之。欲進所私。必巧投人主好賞之。欲退所忌。必巧中人主惡罰之。人主方謂吾好之則有賞吾惡之則有罰。不知已爲重人用其好惡。進所私。退所忌。天下之無廉恥而嗜勢利者見重人所私者進所忌者退雖不爲其所私。去其所忌。既由重人所私而進。遂相與引所私排所忌由是私者日衆。忌者日寡。則重人勢成人主勢孤後雖人主有不欲賞。不得不賞。不欲罰。不得不罰。人主牽于重人至不得

不賞。不得不罰。重人遂可徑行賞罰。不復有人主也。管子曰。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弒可危也唯。示。人。好。惡。私。故。至。此。且重人窺人主好惡私以默移刑賞其巧詐百端或施惠百姓德歸已怨斂于上或私恩小護合聲譽繼是肆行慘戮威劫衆或勸上攬威權已得主擊斷借行其私或上貪遊樂因以小忠小信任憂勞至柄大權或因上意事功乃以大言聳動得居心膂遂假其威或把持所忌使欲舍已不能乃悍然專國是韓非有度篇曰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凡重人所以蒙上之術。備是。此其摘發神姦。亘溉無遁形。斷御臣之戒蒙蔽者鏡是焉。蓋自君臣分定國紀以立且立國各有本末本

求既幷舉天下卒臣士庶鼓而趨之使舍是無以邀功夫然始有立務有成法家取必者富強也其立國之政在足兵食欲食之足在務農欲兵之足在厲士卒欲農之務士卒之厲在併民力。欲民力之併在刑賞以齊之。刑賞不齊。民力不併。民力不併。農不務。士卒不厲。農不務。士卒不厲。國不富強也是故刑家知民力之匿匿于刑所不及民力之出出于賞所必至由是一其刑賞于耕戰以併其力。併力于耕耕必倍併力于戰戰必勝耕倍戰勝富強必積然而民力之易渙難凝也刑不重不足以禁其渙重其刑則民之苦刑也甚民之苦刑也甚惟耕無刑則民之力耕也必賞不信不足以令其凝信其賞則民之樂賞也甚民之樂賞也甚惟戰有賞則民之

力戰也必商鞅農戰篇曰民見上利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壹言篇曰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此刑法家精詣也雖欲一民于耕戰使自耕戰外皆用塞其門焉不市美書言與者力息不蒸虛乎名尚者力屈不多獨行行堅者力折不尙私勇勇分者力快不遂求利利開者力塞不進徵藝藝工者力拙斯其專務不計尙綜覈如是也刑賞竝用以刑名家者商鞅所謂九刑一賞蓋以刑爲本者也刑法家之術如是果足用乎曰可與守法不可與議法天子宰相定制于上必得強勁果直之士執而守之使貴者親者近幸者城而無敢撓則若刑家者始

不可少。非君術也。臣術也。非大臣宰執之術也。有司之術也。非有司之內術也。外術也。內術也者。慈惠也。

棐刑家下

吾不惡夫尊君抑臣之說也。洪範曰。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言權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也。周禮設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詔王者。此言上所獨操。太宰亦不敢擅也。是奚惡于法家之說。所惡者。闇于君道臣道一切。唯繩之法。其弊也。上于下防之甚。以下爲不可知。下于上畏之甚。以上爲不可知。君臣道塞。否而不交。此其失也。荀子曰。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

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此刑家之砭鍼也苟不惡夫綜覈名實之說也名實之說善治者不能易也周禮自天地神祇宮庭官爵人民輪域貨食以至服物采章器皿讞訓醫樂莫不有紀曰會曰成曰要曰辨曰察曰稽曰考曰約曰斷法度之密至此天下之大不有法以紀綱之何以言治顧一法不可獨行也徒法不可久立也彼則一法而已矣徒法而已矣管子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荀子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語顯舉以告夫世之

專任法者且法家之失先失于刑賞之所從出矣刑賞者先王以之公天下法家以之私一已唯其公天下也故聖王之于刑賞賞勝于刑且即用刑亦以惻怛慈厚之心臨之唯其私一已也故法家之于刑賞刑勝于賞且即用賞亦以狹隘酷烈之意臨之龍川陳氏曰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爲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誘之哉爲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于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爲也此刑賞探本之論也荀子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

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此聖王之所爲公刑賞也或問于揚子曰爲政先殺後教揚子曰烏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揚子又曰申韓之不仁甚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此法家之所爲私刑賞也其去聖人之治亦遠矣聖人之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始有不容已于天下之心不容已于饑民之飢也五穀以播不容已于寒民之寒也桑麻以樹不容已于愚民之顓愚也學校以設然而行之天下或不盡如吾不容已之心又或梗吾不容已之心以懲以勸刑賞加焉主于遂其不忍而已其體寬其效緩及其政之成也固結于民心者不可解法家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隘而用

之隘而用者其功易見。要不可爲繼。火之烈也不終日而熄。
水之決也不終日而解。驟盛必驟衰。其勢然也。及其既衰。刑
之不爲提。賞之不爲懷。而刑家之術竆矣。此其所以失也。

棨兵家上

兵分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家。綜其要旨有三。一曰養民氣。
一曰定軍志。一曰審敵情。三要由二本。一曰本之刑名以立
法。一曰本之陰符以圓機。所爲養民氣者民兵之實也民氣
戰之實也民有六不可用民囂不可用民勞不可用民怨不
可用民淫不可用民懦不可用民驕不可用六不可用由二
生怨生于勞勞生于囂囂生于好戰驕生于懦懦生于淫淫
生于忘戰好戰傷耕忘戰失敎兵志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謂此也于民之買者實之勞者節之怨者平之淫者隄之憍者作之駭者馴之其道存乎一聚一固聚兵于農固兵于教兵之聚民氣聚之也民氣之聚粟聚之也粟之聚農聚之也兵之固民氣固之也民氣之固信固之也信之固教固之也一聚一固生二戰農以粟戰教以信戰以粟戰者強以信戰者霸兵志曰昔之圖國家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此養民氣之謂也所謂定軍志者有四表三裏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擊刺以一其手趨蹶以一其足是謂四表別賢否以一其人乘威愛以一其下嚴號令以一其心是謂三裏表治而裏亂者必生三隙賢否倒列上無以統下下無以卬上則生不理之隙威愛偏勝任威者離任愛者

玩則生不和之隙號令時更賞不均于廝役罰不加于親貴違制倖成而賞依指失利而罰則生不用命之隙軍開一隙必爲敵所乘故善用兵者彌三隙別賢否如天之不可爲地地之不可爲天秉威愛如春之不可無秋秋之不可無春嚴號令如夜之不可欺以晝晝之不可欺以夜是謂大定由是堅以必死之心完以不挫之氣斷以不疑之指是謂獨勝兵志曰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爲獨出獨入霸王之器也此定志之謂也所謂審敵情者以強審強以弱審弱非審之善者也善者不審于形強形弱審于理強理弱道有五上以君上以臣上以民上以政治上以風俗上其君好直而惡佞其臣進賢而讓能其民先公而

後私其政治畫一而不煩其風俗尚義而重廉恥雖在弱形不可攻也不可攻者卜之于理強也其君若直而甘佞其臣嫉賢而妒能其民背公而還私其政治紛擾而多漏其風俗嗜利而寡廉恥雖在強形可攻也可攻者卜之于理弱也兵志曰勝于易勝謂此也兵交而欲知其將之賢愚在乎觸之而動觸之而不動觸之動為愚將將愚者見利則動輕敵則動法當以二誘取之見利者伺而誘之可取也輕敵者怯而誘之可取也觸之不動為賢將將賢者智周則不動法周則不動法當以二濟持之兩智相交智不勝智濟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兩法相交法不勝法濟之以智以持其變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謀謂此也兵交

而欲知其軍之虛實在形人而我無形形人之虛實攻瑕勿攻堅兵志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是也深之至于無形藏奇于正藏正于奇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兵志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綜虛實明堅瑕審奇正此兵之三寶也兵志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養民氣定軍志知己之謂也審敵情知彼之謂也夫是之謂三要三要由二本何也將兵之道寬嚴無定用必嚴爲之體故兵家與刑名家相麗也動靜無常形必靜爲之君故兵家與陰符家相資也蓋兵家與刑名陰符本一貫刑名不必兼兵兵家未有不兼刑名者陰符不必爲兵兵家未有不爲陰符者故曰三要由二本因四家

之長而刑導之將略具是矣任將之道柰何在一。事。權。將曰民可用矣則用將曰民不可用勿用將曰軍可動矣則動將曰軍不可動勿動將曰敵可乘矣則乘將曰敵不可乘勿乘如是則法不撓機不窒然而能任將者必先能擇將能擇將者必先能擇相此三能者將將之微權不可不察也將將將兵之略盡此乎雖然于孫吳則旣優入其域矣以孟荀言之則未也何言之曰本計不存焉則孫吳者是內斷國之斧斤也厲其外斷其內亾可翹足而待

案兵家下

孟荀而不言兵也孟荀而言兵豈能易此三要哉孟子告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荀子議兵篇曰時其事輕

其任以訓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此養民氣之說也孟子曰
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荀子曰百將一心三軍
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
臂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此定軍志之說也孟子曰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荀子曰彼其所與至者
必其民也而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
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蹠豈又肯為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此審敵情之說也吾故曰兵家三要孟荀所兆
能易雖然本之以握要者甚哉其懸絕也孟荀所本一曰德

懐天下本之仁一曰威畏天下本之義仁者愛我民矣敵國有不以愛而以暴者聖人為民之主將聽其不以愛而以暴乎義者正我民矣敵國有不以正而以亂者聖人為民之主將聽其不以正而以亂乎以愛攻暴以正攻亂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兵之所由起也孫吳之術則不然其本之刑名者所以一其力也一則多力多力可以屈天下之羣力其本之陰符者所以一其智也一則多智多智可以屈天下之羣智是則孫吳本之智力詭術本之仁義厥指殊矣厥指既殊則所謂三要者是形同而情異也孫吳適在于兵不在于民詭術蓋在于民以生之道用民荀子曰善附民者善用兵者也此亦孫吳所假道然用其民以殘民用其民以安民者

情之異也爲孫吳之說者必曰儒者好言仁義之師雖然吳子有言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僵屍而哀之無逮于仁此則儒者所求之察也故儒者不知兵吾得推孟荀之旨以折之曰僵屍而哀之必非仁者仁者必不至僵屍而哀之當敵而不進必非義者義者必不至當敵而不進故儒者必知兵不知兵不可以爲儒者且儒者言兵其旨微矣古者制兵之道耕戰同域文武一涂其耕戰同域者兵藏于農其文武一涂者兵藏于學也伍其人比其家井其地以整齊之獵其田以調習之升于司馬而材之射于宮而選之養已具教已成材已練四國有不順者則以九伐之法征之黨閭皆可爲軍六鄉皆可爲將然猶出軍必以時不久用也殺人必以禮不多

殺也此其行仁義爲王者之師也自耕戰異域文武分塗耕不知戰戰自爲一域文不能武武自爲一塗戰自爲一域武自爲一塗遂有以兵名其家者以兵名其家遂有連師數十年而不息阬卒數十萬而不顧者矣此孟荀所爲服以上刑比以盜兵也然孫吳既得志于天下歷千數百年祖其術者方且獲上賞號雄駿而恬不知怪烏呼仁義之充塞也久矣智力相尙之弊必至斯極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叅陰符家上

陰符之旨槪造化出入之機靜以制之而已曰賊曰竅出入之機也唯天出入之機在于五賊唯人出入之機在于九竅五賊者天之竅也九竅者人之賊也天竅于五人賊于九天

人一機也天之竅竅于五五之竅竅于心曰天有五賊五賊在心此也天之竅竅于人人之竅竅于心心之竅竅于機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此也心之竅竅于九九之竅竅于三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此也心之竅竅于機機之竅竅于目曰機在目此也曰盜者乘乎出入之機者也天地人物相爲出入乘之者盜也然人知其出之爲出不知其入之爲出者機也曰神之神出者機也不神之神入之爲出者機也盜也者當乎出入之陰潛運默移者也曰其盜機也此也唯聖人觀天之道見其出入之機執天之行制其出入之機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老子所謂觀竅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此老子所謂觀復也天人一竅竅其所同出虛其竅反而相天天

人一根根其所同入歸其根靜而復性且癈也者自無而之有復也者自有而之無有無相生無爲之與制之之道可知矣老氏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見可欲則心生然而生者必之門不見可欲則心死然而死者生之戶吾心生死之機存乎見與不見故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爲之制在氣所謂爲之制在氣者機發于有氣妙于無以無制有自然之道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又曰爲腹不爲目腹爲下穴目爲上穴閉其上穴藏其神于下穴神藏于下心虛而腹實矣腹者老氏之徒指爲氣穴爲而制之爲其機之發于目者制而歸之穴中上穴有爲下穴無爲有爲歸于無爲則中虛中虛則上下皆無爲矣然無無爲者無不爲也此無他藏之愈密故發

之謂神藏之密發之神則有以執其出入之機而制之故曰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禽之制在氣禽之制在氣者樞紐乎一篇之始終者也上篇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此一篇之函蓋也後語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一篇之裹結也曰浸者陰陽出入之機也所謂天之道天之行也曰自然之道靜者老氏所謂玄牝也老氏曰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谷者氣之府也神者心之樞也谷至虛神至靈靈竅于虛虛爲玄牝門者指其竅而言之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故爲天地根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緜緜若存心息相依神氣相守之謂也用之不勤任其自然之謂也此制之之道也制之者蓋必因其所從出

而後可以制其所從入此陰符家之樞紐也為陰符之學者由之以津逮老氏亦道家之所不廢也

叅陰符家下

陰符出于道家究其用則兵刑家之中樞也兵家曰兵以止兵實嗜兵也而飾其說于止兵刑家曰刑以止刑實嗜刑也而飾其說于止刑嗜兵刑者嗜殺人者也人性好生彼獨非人而嗜殺人乎哉且即嗜殺人者未必能殺人何兵刑家之能殺人也其嗜殺人者彼見有恩者則有愛有愛者則不能成大功成大功者必能制絕其恩故道家曰無恩兵刑家亦曰無恩也其能殺人者有所執也蓋兵家非執其至神之機不能名兵刑家非執其至神之機不能名刑故道家曰一兵

刑家亦曰一道家曰心兵刑家亦曰心道家曰氣兵刑家亦曰氣道家曰虛爲舍兵刑家亦曰虛爲舍道家曰無形無名兵刑家亦曰無形無名道家曰靜以制動儉以御煩兵刑家亦曰靜以制動儉以御煩此其所執也執其至神之機無心于兵者善用兵者也無心于刑者善用刑者也至善用其兵刑雖曰兵人刑人不忍兵人刑人之心下爲心動彼固曰非吾兵之非吾刑之呼是謂無兵之兵無刑之刑兵可禁也刑可禁也無兵之兵孰能禁之無刑之刑孰能禁之兵刑之慘斯極矣然非竊至神之機者不足以執無兵之兵無刑之刑非竊道家之藏者不足以執至神之機也夫道家之與兵刑家不同指也斷矣何以言之也則以陰符家爲之中樞也吾

故曰陰符家者兵刑家之中樞也且陰符固出于道家矣何以爲兵刑家之中樞也蓋陰符雖出于道家其用則判所謂自然之道靜道家之祖陰符家之所出也然而道家言其與曰爭不曰盜言其盜曰反者道之動曰躁勝寒靜勝熱不曰發殺機不曰克不曰賊道家言其將功曰抱一曰守中曰收視反聽不曰禽不曰制道家之言如此陰符家之言如彼者道家用其道以歸根復命合于真常陰符家用其道以竊神之機而秘之此所以爲兵刑家之中樞也然神之機者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于是託其說于道家託其說于道家者以是愚民而已世之儒者且目老氏之道實使之然意在黜老氏尊孔子見則卑矣惜乎其與兵刑家以藏身之固也吾則辨

之于蒙瞽之間窮其所之所之既窮吾得而正告之曰陰符家所謂觀天執天者若有得于天之機而實非天之心也天何心以生物為心其生物也生生而不已非以殺為生以殺為生非不已之妙矣唯聖人能見天心故言其與曰易且不言爭而況言盜言其機曰制復曰否泰且不言反不言躁勝與靜勝熱而況言發殺機言濵言克言其竊功曰誠明曰敬止且不言守中抱一不言收視反聽而況言制言禽言五行曰德不曰賊言三要曰思不曰竊此其和同天人巍然為性命宗也由是順性命之理遂之天下與天下共由者一出于天雖至不得已而用兵刑亦善承天意曲全其生之之道而已此其為得天心也彼陰符家者不知天以生物為心但見

其入之為出遂以殺為生竊其機而秘之蓋純以私意窺天也尋其原者已非矣其流為兵刑家之嗜殺人也豈不順哉

然此非予之刻論也陰符嘗自言之矣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者嗜殺人之謂也

三錄下終

下餘集評

崇刑篆上

羅臺山曰申權勁氣栗節如千歲古藤蟠屈青壁萬尋之上

婷雜變繞古若歷落文篆極高之境　結出慈悲二字乃使

通篇疾霆擊電之勢化為祥雲

崇刑篆下

彭允初曰刑賞者先王以之公天下法家以之私一己至哉斯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聖人何嘗與之以己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如天之賦物而已矣人主不知此義刑賞之際不勝其愛惡焉申韓之徒不反其本徒欲一之以法以苛濟苛尋法立而民之克遂其性者少矣

其為私也豈不甚哉

彭允初曰于孫吳諸家可謂得其精而遺其粗矣指歸本計見覸營消

纂兵家上

纂兵家下

羅臺山曰文氣奮迅如懸河

纂陰符家上

彭允初曰戰國策以陰符為太公書其說近是後遂為兵家之祖范少伯張子房俱善用陰符故能知進知退不失老氏之指若孫吳以降知進而不知退未有不自殺其身者也術可不慎乎

紫陰狩家下

羅蘇山目執其至神之機一段推勘至此天雨血鬼夜哭矣使我爲之毛髮豎動不寒而栗此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筆也雖然其題諸天佛相以懺悔之　辨老氏一段其用心可謂忠厚仁慈者矣安得不令羅山心折也

三錄總評

袁子才云秦以後談王政者無人而能擇之如是其純也宋以後作古文者無人而能爲之如是其卓也其眞古之立言者乎吾當鑄金事之

羅臺山云三錄皆卓特雄傑斷爲不刊之書無疑作者亦不須自疑偏要自信得確又要自待尊重不少自輕自侮精心究全此一件至寶千百世下定有識寶作家買了去用起來便是愛廬先生一場功德也

書三錄定本後　　彭紹升

唐人詩云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予讀汪子三錄而悲之烏呼汪子已矣而其書具在鑿鑿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如

潑荅之可以去病由乎蕩平正直之涂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猶有得其意而見諸行事者躋斯人于大同之世無難也烏呼世界無盡願輪無盡汪子未了之心其亦將有待乎然而未可知也傳其言以告天下萬世此吾黨之責也所以為天下萬世計也于汪子何有哉

三錄初成最先屬予點勘予謂自周末以降二千五百年述作相繼其閒酌古鏡今繩切利病者代不乏人然淵原所自未有若是之深且長者也三錄中下錄最完好上中二錄時有出入而繩術中主張王霸並用之說尤為舛駁輒為指其得失已而繩子臺山見之歎其獨到之論得未曾有兼繩側其不合其準者之一繩術之二三四皆臺山所點竄也其餘

閒有指摘未盡釐定汪子既歿予覆勘數周竊取藍山之意芟其瑕纇補其罅隙最後張生於海讀之作質疑三首于準孟諸篇亦有所匡正因益加采擇俾成完書豐城之劍拭以華陰之土而其光倍發予之所以不負死友者其不在是乎